



書叢學文斯羅俄

集 曲 戲 國 俄

種 一 第

按 巡

著 里 郭 歌 國 俄

譯 明 啓 賀



3 0406 2485 4

社 學 共

1 9 2 1

879.55
156
:1

俄國戲曲集

目次

序

巡按

雷雨

村中之月

黑暗之勢力

教育之果

海鷗

伊凡諾夫

萬尼亞叔父

歌郭里著

阿史德洛夫斯基著

屠格涅夫著

托爾斯泰著

托爾斯泰著

柴霍甫著

柴霍甫著

柴霍甫著

賀啓明譯

耿濟之譯

耿濟之譯

耿濟之譯

沈 穎譯

鄭振鐸譯

耿式之譯

耿式之譯

俄國戲曲集 目次

俄國戲曲集 目次

櫻桃園

柴霍甫著

六月

史拉美克著

附錄

一 作者傳記

二 俄國名劇一覽

二

耿式之譯

鄭振鐸譯

俄國戲曲集

敘

自一六九二年波龍斯基的浪子出現後，到了現在，俄國文學界裏出產了許許多多的著名的戲劇作品。有普遍的和永久的價值的約有四十餘種。我們於此四十餘種之中，選出歌郭里的巡按，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教育之果，柴霍甫的海鷗，伊凡雷夫，萬尼亞叔叔，櫻桃園，史拉美克的六月等十種，編爲這個俄國戲曲集。因爲字數過多的原故，還有許多極好的戲劇，沒有收入於本集內，卽格利薄哀杜夫的聰明誤，彼塞姆斯基的悲慘的運命，阿利克賽托爾斯泰的三連劇，恐怖伊文之死……高爾該的夜店，安得列夫的人的一生等最普遍而且永久的戲曲也不能收入。這是我們非常的抱歉的。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還想把他們介紹過來。

然而現在所選的十種劇本，雖不能說是完備，却也可以由此略窺見俄國的戲曲的一個大概：各方面的性質不同的劇本，也差不多都有一個代表在這集裏。如喜劇可以用巡按及教育之果代表他；悲劇可以用黑暗之勢力及海鷗等劇代表他；農民的戲曲及宗教的戲曲，純藝術的戲曲，也都有代表在裏邊。俄國的各方面的黑暗悲慘的情況，也大概可以由此見其一斑。——巡按，鼓官吏之黑暗的情況，雷雨，鼓中產階級及商人的黑暗的情況，海鷗及伊凡諾夫則鼓當時的灰色的，脆弱而易怒的知識階級的情況……，所以本集雖不能說是很完備，却也可以說是已略具一斑。

戲曲本來是最難的文學作品，譯戲尤其不容易。因為戲中往往有本地的土語，很不易譯，並且對話的語氣，尤難與原本逼肖，絲毫不走。中國字又是單音的，原文中如有一個字，分爲數段的說來，好像教育之果裏有一句

「是些金錢上的事情(Эти—денежные дела)我們的事情是——Эти！緊接着就是 Или……」我們就沒有方法譯他出來，祇好把原文寫在上面了：諸如此類的困難，遇見了很多很多。我們祇好「自我作古」於無可譯之中，勉強把他譯出來。至於這種辦法對不對，則祇好待大家的批評了。

現在北京、上海方面，聽說要排演蕭伯訥的華倫夫人的職業及梅德林的青鳥等戲。將來排演外國戲的風氣，我知道必定是很盛。本集中所有的各篇戲，都是能夠演唱的，或者將來出版以後，能夠有人取他幾篇來排演一下，也是非常好的事——較之演華倫夫人的職業及青鳥等的象徵派的戲，似乎於中國更為合宜，更為有益。

本集編得很倉卒，雖然費了五個人的兩個多月的時候，但還是不能細細的對過。差誤的地方，恐怕難能全免。很希望讀者如果發見了什麼不對的時候能夠指出批評一下！

豫國戲曲集 跋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鄭振鐸

俄國戲曲集(一)

巡按

戲中人之性格與穿扮扮演人須知

知事 居官甚久，人極明敏。雖有時受賄，然居營嚴正，遇事極認真，幾與道學先生相去不遠。言語不急不徐，輕重多寡，恰合分際。每發言必中肯綮。而其爲人，則以初次出任下級官吏之故，職務繁苦，旣形粗魯，且覺暴厲。顏色忽驚忽喜，忽而卑躬折節，忽而倨傲王侯，變化神速，令人莫測。服飾平常，着馬靴。髮頗整齊，色斑白。

安娜 爲知事之夫人，頗嬌好，固一半老之徐娘也。略解詩書，頗知禮義。性喜動，而驕矜逼人。時能折服其夫，但僅於細微末節，及笑談中耳。戲中凡四更衣。服飾各異。

赫列斯達奇福 係一二十三歲之青年。身軀頗瘦小，性微魯鈍，極少主張。蓋衙門辦事不力之人員中，彼其一也。言語動作，不假思索，一事之發生，毫不顧其終始。措詞簡斷，意難預測。扮演此人者，須作出十分真誠，十分坦率之狀，方爲上乘。服飾以新式時裝爲宜。

何喜卜 爲其僕。與一般之老年舊僕同。俯首侍立，其貌維恐不恭。行極規矩，常以禮法自持。往往在主人前勸善規過，語近和平，詞甚簡斷。且時責其主人之非，若較其主人聰明然。故戲中獨先參透知事之誤認也。但不喜多言，亦樂其誤認耳。衣服以灰色或藍色之舊者爲宜。

波不稱與多不稱 二人身材短小，最好事。性甚相近。同着短褲。語極急，每發言必聳肩舞手。多不稱較波不稱略正派，但波不稱比多不稱稍活潑。

阿莫斯 爲縣中之審判官，讀書約五六本。頗信仰耶穌。性甚疑猜，故每

吐詞必有分寸。扮演人應於面際常現有意味之色。聲音重濁，語每延長。如一破舊之自鳴鐘，必先發沙音而後始鳴也。

阿切密 爲縣中醫院院長。身軀極豐滿。心無曲折，頗粗笨。猶喜小奸小詐，用其欺騙。好沉思，勤於工作。

郵務局長 其爲人本乎天真，純爲誠樸。

其餘扮演諸人，難以盡述，總在因時制宜，求所以悅衆目耳。

扮演諸君，於末場時，最宜注意。末場傳達之數語，應如風馳電掣，使衆人忽大驚，全場人員態度，應於同時盡變。衆婦女驚異之聲，亦須一齊噴出，如一人發聲然。若稍疏忽，則全戲佳境，皆難入妙矣。著作人歌郭里附誌。

俄國戲曲集(一)

巡按

戲中人

知事 安唐

知事夫人 安娜

知事之女 馬利亞

校長 陸克

校長妻

審判官 阿莫斯

醫院院長 阿切密

郵務局長 石帕欽

縣紳 多不稱

縣紳 波不稱

聖彼得堡之官員 赫列斯達奇福

其僕 何喜卜

醫生 赫利斯盛

鄉宦 陸六可, 拉斯達奇福, 喀洛不欽

警察 司魏斯通, 卜哥維次, 結爾日莫爾

警官 斯列潘

商人 阿卜杜鄰

小木作匠之妻 愛佛郎亞

排長妻 移萬挪瓦

知事之僕 米什喀

店夥

男女來賓

衆商家

衆請願人

飯店主人

佛拉薩

俄國戲曲集(一)

巡按

第一幕 (佈景) 知事家中的房間

第一場 (登場人物) 知事, 醫院院長, 校長, 審判官, 警官, 醫生, 警察二人。
知事 衆位, 今天我請你們來, 有一件頂不好的消息告訴你們。巡按使要接臨我們這裏了。

阿莫斯 甚麼, 巡按使?

阿切密 甚麼, 巡按使要來嗎?

知事 由聖彼得堡來的巡按使, 還是微行暗訪呢, 並且還奉有很秘密的命令。

阿莫斯 這便怎麼好呢!

阿切密 這纔是從前滿不注意，現在就等着瞧罷！

陸克 哎呀！還奉有秘密的命令哪！

知事 我好像早有覺着似的：昨夜整宵的作夢，看見兩個很奇怪的大耗子，真是，這樣的，我從未見過，黑的，非常之大！跑來，聞一聞，又跑走了。現在我念一封信給你們聽，這信是從安得烈君那裏來的，這個人，阿切密，你一定認得，你們聽他寫的是些甚麼：『安唐君鑒』（低聲微讀，用眼睛一行一行的急看）……『應預達者，』這就是的，『應預達者，聞有某某官員，密奉令旨，按臨我省，調查全省吏治，尤特別注意於吾邑。（以食指上伸）該員雖係微服私訪，而弟處所得消息，確甚可靠。素知閣下與一般人同，頗有越軌行爲，誠以足下天賦聰敏，到手者決不肯空空放過也。……』（停一下）這裏已然是私事了……『故請先事提防，因該員現若尚未到來，或暗居何處，不久即當抵境也。……』昨者弟……』這裏已是他們家內的

事了。『吉利樂福姐偕其夫同來。姐丈身體甚好，時以胡琴爲戲……』
如此等等的時候。你們聽清楚了沒有，是這樣的情形。

阿莫斯 是呀，這種情形不同平常的事情！怕不能免啦！也就碰運氣罷。

陸克 這是怎麼回事，安唐，爲甚麼有這樣的舉動？巡按使到我們這裏來作甚麼？

知事 作甚麼！已經顯得見啦，運氣如此，有甚麼法子呢。（嘆氣）現在託上帝的洪福，到別的城鎮那裏去了，也快輪到我們頭上啦。

阿莫斯 安唐，我想這多半是因爲政治的緣故。多一半是因爲俄羅斯……是的……要同敵國開仗了，部內派一位官員出來查查地面上有沒有敵人，有沒有叛亂的事情。你相怎麼樣？

知事 哦，你扯到那兒去了！你怎麼那樣聰明呢！一個野城內作甚

麼亂！有甚麼敵人！是在邊界上不是呀！從我們這裏那怕你跑三年也到不了甚麼外國呀。

阿莫斯 不是，我跟你說，你不要那樣……你不要……上司的眼光是非常精細，非常遠的。由他離外國如何遠法，他們也可以到這裏來，摸摸鬍子，擺一擺樣子啊。

知事 摸鬍子不摸鬍子，衆位，我們先不管，讓我先告訴你們罷——各人注意各人的事情。我不說是下命令，我勸告你們。阿切密，您尤其要緊！這官員過境時，必先來參觀你那所教會醫院——所以你應當把那醫院收拾整齊，病人的睡帽須要清潔，病人也不可同平常一樣，還叫他們作事去。

阿切密 哎！這不要緊。睡帽，大概，還可以叫他們戴乾淨的。
知事 好，並且在各人牀上，用臘丁文或其他各國的文字寫上……這已

是屬於您的事情啦，赫利斯監——各種的病狀何時，何人，所得何病，在那一天進來，是第幾號……很不好的就是你那裏病人所抽的煙，性味太烈，每進那屋裏去，就要噴嚏，頂好是讓這煙味少着點，不然呀，怕醫生就有不學無術或是料理不善的批語啦。

阿切密 暖！關乎醫道的事情，我同赫利斯監自有妙法，以貧富爲差別，自然是頂好的法子——貴些的藥方我們不用他，平常人若是死了，就算死了完了，若是好了，那也就讓他好去罷。再說赫利斯監也難以同他們講解呀，他一句俄國話也不知道。

赫利斯監 (發半像字母「依」又像字母「葉」的聲音)

知事 阿莫斯，您，我也要告訴您，須要注意您那衙門，您那個前院兒是起訴人常到的地方，守兵們喂許多的鵝，並有很多的小鵝，常常在人腳下去穿來。這喂養家禽，自然是頂好的事件，人人都要稱贊的，那兒能單不

讓守兵們去喂養呢？但是，你知道，在這衙門內去喂養家禽，是不很體面的……我很早的就要告訴你，不知怎麼老是忘記了。

阿莫斯 啊！我今天就去都拿來煮而食之。你要高興，就請到我那裏食飯去罷？

知事 此外還有不好的，就是你那衙門的前廳，各種骯髒東西，都晒在那兒。在那紙糊的頂棚上，便是獵用的長鞭。我知道你愛打獵，然而暫時頂好是收藏起來，等到那巡按使過去的時候，你也就可以把你再掛起來了。再就是你那位陪審官……他，自然是一位多見多聞的人咯，但是他身上那種氣味，就如恰從酒缸裏出來是的，——這也是不好。我早就想把這話告訴你，可是不記得心中有甚麼別的事件，老沒有能告訴。即便是如他自己所說的，這氣味是天生來的，也得有個藥方兒，可以治他啊。可以勸他食葱，或食蒜，或食甚麼別的，解解這種酒氣。關於這事，赫利斯監可用

各種藥料去幫助他呀。

赫利斯監（發聲與前同）

阿莫斯 不能，這種酒氣已經不能除去了；他說是他小的時候他母親把他錯弄了一下，所以自那時候兒，他身上便有一點兒酒氣味啦！

知事 是的呀，我不過提醒你而已。關於內部的安排以及安得烈信中所述的越軌行爲等等事件，我任甚麼也不能說；并且說來也很奇怪：那兒有人能够任甚麼過錯沒有嘞。這也是上帝自己給我們安置的，那不信基督教的人要反對這事情，那不是枉費心機嗎？

阿莫斯 安唐，你以爲甚麼是越軌行爲啊？越軌行爲，各有不同。我明白告訴你說，我受賄，但是怎麼受賄！受的不過是獵犬及小狗等類，這完全另是一回事了。

知事 噯呀，或小狗或是別的物件，總是一樣的受賄呀。

阿莫斯 麼，安唐，不是。比方有受皮襖的價值五十盧布，太太還有皮圍頸

知事 是呀，那便怎麼。你受人的獵犬及小狗，那不是受賄，是甚麼呢？

而且你不信上帝，你總不到教堂去。我呢，不論如何，信仰還堅；我每禮拜總上教堂去。你呢……哦，我知道你了，若是叫你說一說世界的創造，你必要毛髮倒豎，一聲兒也說不出來。

阿莫斯 是呀，但是你知道我自己固有的聰明就可以想得出來呀。

知事 哦，有的時節，你那麼許多聰明還不如一點兒都沒有呢，再說我盡在這兒提審判廳啦，其實說起來，合不合式，誰有功夫上那兒去看去。這種討厭的地方，上帝自己也就保護他啦。但是，陸克，您哪，既爲學堂堂長，就應當注意各位教習。他們固然都是有學問的人，都在各專門學校受過教育的了；可是很有許多奇怪毛病；天然的與他們的學位不可分離。比

方其中有一位，是個這樣的人，臉很胖……不記得他姓甚麼。每上講臺去，無論如何，必作一種醜態。哪，作這種樣子……（作醜態）不作這醜態，他簡直不能上臺，一上臺之後就用手從領帶下去理他的鬚鬚。他對於學生們作這種怪狀，當然還沒有甚麼要緊，或者在那個地方應當如此，也未可知。這我也不能判定。可是你自己應當管這件事哪。若是對於參觀人，也這樣做作……只怕很不合宜呀。這位巡按大人，或別人只怕自有辦法了。誰知道由這兒可以發生甚麼事情呢？

陸克 這，簡直說，叫我又把他怎麼樣呢？我已經屢次告訴過他了。數日前我們學堂的董事上講堂參觀去。他作那種難看的樣子，我實有生以來未曾見過。在他還是好意呢，他向我說：作甚麼要把信仰耶穌的意思，竅入青年的腦中呀？

知事 還有歷史教員，我也應當請你注意。他的學問高深，固可顯見，歷史

也是真熟：但是他講書的時候，熱心太過，差不多連性命都不顧了。有一次我聽他講書，當他講亞西里與巴比崙人種時——還沒有甚麼，一到馬其頓國王亞力山大，我簡直形容不出來，他怎麼樣了。我以為是那兒起了火呢，噫呀，他從講臺上一跑下來，盡他的力量拿起一把椅子往地板上扔，自然呢，亞力山大是馬其頓的英雄好漢，可是何苦把椅子弄壞了呢，公家豈不受損失嗎？

陸克 是的，他這個人太熱心啦！我告訴過他好幾次……他說：『隨便你罷，對於功課我是把命不要了的。』

知事 這也是天命如此，很聰敏的人——或如醉漢，或作怪狀，雖聖賢又將如之何呢？

陸克 上帝最好不叫人作關於學問的事情！甚麼他都害怕，不論甚麼事件，他總以為有妨礙，不論甚麼人，他總想表示說他是聰明人。

知事 這到還沒有甚麼——微服暗訪的這件事不好辦哪！忽然一跑出來，看見我們說：『啊，朋友們，你們都在這裏呀。這是誰？告訴說』這是審判官』——『叫阿莫斯』——『叫阿莫斯到這兒來，醫院的院長是誰？』——『是阿切密』——『叫阿切密到這兒來』這纔掃興呢！

第二場 (登場人物) 原人暨郵務局長

郵務局長 諸位先生們，請你們說說，有個甚麼官要來。

知事 你還沒有聽見說麼？

郵務局長 我聽見波不稱說過了。他剛纔到我郵政局內去來。

知事 是呀，怎麼樣呢？ 你以為如何？

郵務局長 我以為爲啣？——與土耳其將有戰事。

阿莫斯 是的，我也曾這麼想。

知事 不錯，你們倆都猜着了，那裏有這樣的事情呢？

郵務局長 真的，是要與土耳其人開戰，都是法國人使的壞。

知事 甚麼與土耳其開戰！簡直說罷，不是土耳其人怎麼樣，是你們要

倒運了。這是一定的，我這裏已經有信嚮。

郵務局長 若是那樣，可就不是與土耳其開戰啦。

知事 既是這樣，你便怎樣呢，石帕欽？

郵務局長 於我有甚麼關係？安唐，您怎麼樣？

知事 我有甚麼？怕是不怕的叻。不過略有幾分……那商界人與百

姓們，恐將不利於我。他們都說我剝削他們的民脂民膏。我呢，上有天

在，徵收別人的時候，並不見他們有所怨恨哪。我以為爲手扯郵務局長到

一旁有人遞了甚麼呈子控告我啦，不然，何以單派巡按使上我們這裏來

呢，喂，石帕欽，你可不可以顧全一點公益，把你那郵政局的來往信件，把他

……哦！都拿來拆開看看，看那其中有沒有甚麼稟帖或者是，簡直說

罷，有無控告我們的呈訴詞狀。若是沒有呀，你可以把他再封上，再說就不封上拿去遞送也沒有甚麼妨礙呀。

郵務局長 知道，我知道……這個你不用教我，我拆這些信並不是有所預防。不過爲好奇而已。我是最愛探聽世界上新聞的人，我告訴你說罷，這拆信看，真是最有趣味的事件。有許多的信哪，你讀着真有不肯丟手的時候——描寫各色的景緻……所得的教訓，怎麼樣……比看莫斯科的新聞紙還多呢。

知事 哎呀，那有甚麼，你告訴我，有沒有見着，從聖彼得堡有個甚麼官員要到我們這兒來的話罷？

郵務局長 沒有，由聖彼得堡來的沒有見着，可是由可斯脫湯來的及薩拉脫福來的很多。可惜你未嘗看過那些信，有真好的地方，數日前有一位陸軍中尉給他的朋友寫信，描寫那跳舞的風景，實在實在的好……「至

友愛鑒在極樂的天堂，粉白黛綠，雅樂雜陳，歌喉宛轉，舞態蹁躚……寫的淋漓盡致，我特意把這信留下自看，你要願意，可以拿去讀去。

知事 哦，現在沒有工夫讀那些個，你簡直的，石帕欽，作件好事罷；若是你看見有稟帖或是有控告我們的呈子，不論甚麼樣的，你都給我扣下罷！

郵務局長 就是這樣辦罷。

阿莫斯 你小心罷，石帕欽，這樣必有一天總要叫你知道知道的。

郵務局長 哈哈，這怕甚麼。

知事 不要緊，不要緊。若是你於公家有點利益去作這事，那與別的事不同，你們知道，這是大家的事情哪。

阿莫斯 到好呀，這樣不好的事情化於無形啦！我實在對你說罷，安唐，我上你這兒來，要送給你一條小狗，就是你知道的那條母狗，同是一胎生的，你不是知道赤卜脫維齒同瓦爾呵維斯其在打官事麼，現在我呦，要甚

麼有甚麼，我在他們兩人的土地中，都可以去打野兔了。

知事 好嗎，現在我才不愛你那些個野兔呢：我腦筋中只有那微行暗訪的
事情在那兒，盡等着門兒一開——突然的就進來了。

第三場（登場人物）原人暨多不稱與波不稱二人喘息而入

波不稱 大事不好了！

多不稱 緊急的報告！

衆人 甚麼事，甚麼事？

多不稱 從來沒有見過的事情：我們上飯店去了……

波不稱（搶說）我同多不稱上飯店去了……

多不稱（搶說）哎，波不稱，你讓我說罷。

波不稱 哎，不，還是讓我罷……等一等……等一等……你已經連話都說

不出來……

多不稱 你的話太亂，你又記的不全。

波不稱 記得，謝謝上帝，記得，請你不要打攪我，讓我說，別打攪！ 衆位，請

你們作點好事，讓多不稱別打攪我。

知事 你們就說罷，老兄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的心內已經是沒有

主張了，請坐罷，先生們！ 各人拿一把椅子坐下，波不稱，你拿那把椅子

坐下，（衆人圍繞二位不稱坐下）啊，怎麼樣了，到底怎麼回事？

波不稱 別忙，別忙；我順着次序告訴你們。自從你拿出那封信來，你很不

高興的時候，我一想我就跑出去了，這麼——我那個時候就上……度多

不稱，求你不要搶進來說罷！ 我已經完全，完全都知道了。那麼，你們

瞧，我就跑到喀洛不欽那裏去了，他沒有在家，我就轉到拉斯達苛福那裏

去了，未曾見着他，我順便就到石帕欽那兒去了，把你所得的消息告訴他，

由那兒我就遇見了多不稱……

多不稱（搶說） 在那個賣饅頭的小屋跟前。

波不稱 在那個賣饅頭的小屋跟前，是呀，碰見多不稱了，我就問他：安唐，由

很可靠的信內所得的消息，你聽見說了嗎？ 他已然由你那個管鑰匙

的女人阿府多加聽說了，也不知道叫阿府多加加上斐利卜那裏去作甚麼。

多不稱（搶說） 爲取喝法國酒的小杯子。

波不稱（伸開兩手作驚異狀） 爲取喝法國酒的小杯子，於是我同多不稱就

上斐利卜那裏去……啊，多不稱，你最好不要這樣夾進來說，我求你不要

這樣……上斐利卜那裏去呀，可是在路上多不稱說：「我們到飯店裏去

來罷。」他說：「我的肚子有點餓呢……從早晨到現在我還仍甚麼沒

有喫，肚子在那裏叫喚……」果然，多不稱的肚子中震震有聲……他說：

「這個飯店運到了新鮮的鮭魚，我們去嘗嘗罷。」剛剛我們一進這個飯

店，忽然就看見一個年青的人……

多不稱夾說：「外貌不錯，穿的衣服平常……」

波不稱：「外貌不錯，穿的衣服平常，在房內這樣的走來走去，面上有這樣的

意思……相貌……舉止，這裏（以手加額）很多很多的這個。我彷彿像有

所感動是的，向多不稱說：『你瞧這事只怕有一點不對』一定，可是多不

稱已然招手把掌櫃的叫來了，——這飯店掌櫃的就是佛拉薩：他的妻子

三禮拜前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的活潑就不用說了，同他父親一模一

樣，將來一定還是個開飯店的。把佛拉薩叫來啦，多不稱就偷偷的問他：

『這個年青的人是誰？』佛拉薩答道：『這……』『喂，不要夾進來說謊，

多不稱，求你不要夾說，你也說不上來呀，我的老兄：你那樣說話帶咬舌的，

我知道你口內有一個牙齒是帶吹哨的……』他說：『這青年的人呀，是一

個官』不錯的』是從聖彼得堡來的，他的姓名』他說：『赫利斯達奇

福』他說是『上薩拉脫福省去，並且』他說：『這個人很覺得奇怪：已經

住了兩個禮拜了，還不動身走，所有的用項，一概都是記賬，一個錢也不願意給。」他這麼一告訴我，我這腦筋就明白了，我就跟多不稱說「喂！……」

多不稱 不是，波不稱，那是我說的：「喂！」

波不稱 你先說過，我後來也說了。我就跟多不稱說「喂！」這個人他既是要上薩拉脫福省去，他爲甚麼不向前走呢，他老住在這兒是甚麼理由？」——一定是呀。這個人他就是那個官。

知事 他是誰，是那個官？

波不稱 那個官，就是您那個信內所說的那個巡按使。

知事（害怕） 你怎麼啦，說好的罷，這不是他。

多不稱 是他！他不給錢又不去。那不是他是誰呢？並且他說過

是要上薩拉脫福省去的。

波不稱 是他，是他，他……是那樣的留心，甚麼都要看看。他瞧見我同多

不稱食鮭魚，——都是因為多不稱餓了……他也要瞧瞧我們的碟子，真把我駭了一跳。

知事 上帝，上帝，救救我們有罪惡的人罷！他在那兒住着呢？

多不稱 在那樓梯下面第五號房內。

波不稱 就是在那去年有過路兵官打架的那個房內。

知事 他早就在那兒麼？

多不稱 已然有兩個星期了，他是瓦西里也及卜其雅尼音節期日的那天來的。

知事 兩個星期啦！（向一旁叟呀，上帝，上帝，這多倒運，這兩個星期內痛

打排長的婦人，未給囚犯的食物，大街上的酒館！ 骯髒！ 辱罵！

叟堆！ 哦！（雙手捧頭）

阿切密 怎麼樣呢，安唐，我們正式的上飯店去罷。

阿莫斯 不能，不能！先得讓教會與商界的人去，在馬梭納書中也是這樣去的。

知事 不然，不然！還是讓我自己去罷，世界上往往有困難的事情，轉過來，反得着良好結果呢。再說仗着上帝的洪福，現在還沒有甚麼呢，向波不稱你說他是個年青的人不是嗎？

波不稱 是年青的，大約二十二歲不到二十三歲。

知事 那還好，年青的人差不多總可以瞞過去的；若是年紀老的人哪，那就不好辦了，年青的人呢！不過要高高在上罷了。你們衆位，各人預備各人的罷，我自己到那兒去，或者同多不稱一塊兒去也可以，裝着去散步是的，順便查查過往客商，是否安適，咳，衛兵！

衛兵 您要甚麼？

知事 立刻去請警官來，咳，不用，你在這兒我還有用呢，你去告訴他們不論

誰去請警官趕快來，越快越好。（一警察急走跑下）

阿切密 走罷，阿莫斯，我們也走罷，實在是大禍臨頭啦。

阿莫斯 你還怕甚麼？病人把乾淨帽子一戴上，你的事就完了。

阿切密 那裏有甚麼乾淨帽子，我曾吩咐過給病人們白菜湯，可是我們那

廳簷下所有的白菜叻，只請留神鼻子就是。

阿莫斯 關於這些事，我還安心。實在誰又跑到一個縣內的審判廳去呢

？若是看見一件甚麼公文哪，差不多要惡心一輩子。你瞧我不是作了十五年的審判官麼，每一見那控訴的詞狀——啊！惟有擺手而已。

就是撒羅孟自己也不能斷定出來，那一個是的，那一個不是的呀。（審判官，醫院院長，學校校長，與郵務局長下，在門前與回來的警察相撞）

第四場（登場人物）知事，波不稱，多不稱，與警察。

知事 怎麼樣，車預備齊了麼？

警察 預備齊了。

知事 上大街去……不用，等一等！去拿……他們都上那兒去了？

難道說只有你一個人麼？我不是也叫卜他呵他在這兒嗎，他上那兒去了？

警察 卜他呵他在他家裏，有事不能來。

知事 那是甚麼道理？

警察 爲的是今天早晨撥他回來如死人一般，現在吐了兩桶啦，到底還沒
有清醒。

知事（雙手捧頭） 噯呀！天啊天哪！快上大街去，不要——還是先到
屋內去罷，聽着，從那屋裏把我的刀同我的新帽子拿來。現在，多不稱，我
們走罷！

波不稱 我也去，我也去……安唐，讓我去罷！

知事 不能，不能，波不稱，你不能去，也不方便呀！這車也容不下你呀！
波不稱 不要緊，不要緊，我在車後面坐着就行了。我只要在門縫兒內瞧

聽他的舉動……

知事 接刀向警察：你快去找十個人，叫他們每人拿……哎呀，刀上有了鏽紋了！這個阿卜杜鄰小買賣人啊，真可惡——曉得知事老爺的刀舊了，還不送新的來，噯，這些人真壞！那起混賬東西，我想已然在那裏預備訴狀藏在腰間啦，叫他們每人拿一條街……見了鬼哦，拿一條街……
拿一把掃帚！把街道打掃乾淨……聽見沒有！你當心點，你！
你，我是知道的：你上那兒作好人去，把銀匙子偷着藏在靴腰內——當心點，我的眼線很多的……你同撒爾泥押葉福商人搗甚麼鬼呀——啊！
他爲你作正禮服，送你兩個阿爾申（俄尺）的哈喇呢，你就把他一整疋都拿去了，你留神罷，你還沒有到那位分呢，你就耍人那些個！啊！去

罷！

第五場 原人警官上

知事 阿，斯列潘！你就說罷；你跑到那裏去了？這像個甚麼樣子？

警官 我剛纔就在這門外邊兒呀。

知事 好呀，斯列潘，你聽着罷！由聖彼得堡有一位官員來啦，你怎麼辦罷？

警官 我也就是遵着你的命令那麼辦，我叫警士卜哥維次去叫十個人來

打掃街道。

知事 那結爾日莫爾在那兒呢？

警官 他去瞭望火警去了。

知事 卜他呵他福是喝醉了嗎？

警官 是醉了。

知事 你怎麼讓他這樣子呢？

警官 我誰知道呀。昨日個城外有人爭鬪起來了——叫他去彈壓去，回來就醉了。

知事 好罷，你去辦那件事罷。叫警察卜哥維次……他的身量高，你叫他在橋上站崗，維持秩序，那鞋匠附近的舊柵欄門兒，把他拆了去。豎一個草標竿在那裏，彷彿是要築平那塊地是的，這標竿是愈墮愈顯地方的勤務。啊，我又忘了，我的天爺爺，那柵欄那裏不是倒了有四十車穢土在那裏麼？

？ 這個縣城怎麼那麼壞！那裏剛豎一塊碑或是平常的一個柵欄兒——鬼知道是那裏來的那些穢土，就都倒在那裏了。（歎氣）若是路過的官員要問當的差事如何：『合不合輿情？』回答說『稟大人，頗得衆心。』那不合輿情的事，若是查出來了，將來那纔認背呢……如何是好呢？也真是我的罪過，取帽子錯取帽盒，但願得快快兒的過去就好。

了。那時我便與衆不同的供奉蠟燭。我叫他們下賤的買賣人，一隻一隻的每人給我送三鋪得俄量名每鋪得約合中國四十斤蠟來，哎呀，天呀，天啊，我們去罷，多不稱！（想把帽盒往頭上戴）

警官 安唐，那是盒子，不是帽子。

知事（扔帽盒） 哎！盒子呀！盒子。莫不是見了你的鬼！喂！

你們都記住了，若是問醫院內爲甚麼沒有立教堂，這款項前五年已經發下來了，到那兒去啦？你們就說蓋過了教堂啦，被火燒了。不要忘啦，這事我還上去遞過公事呢，不然誰要是忘了，或是不留神說出並沒有蓋的話來，那就壞了。再就是告訴結爾日莫爾，叫他那拳頭別太隨便啦，他每次彈壓的時候，不論是非，一頓亂打，把人家打到腫的像燈籠大，這個不合式。多不稱，我們去罷！（下復轉回還有一件事，無事不要叫兵士們到街上去呀，這些個東西，盡穿一件上身的制服，下身怎甚麼都不穿（同下）

第六場 安娜和馬利亞跑上

安娜 在那兒，他們在那兒？ 哎呀，上帝呀……（開門）丈夫！ 安唐！

安唐呀！（急說）都是你，都是爲你，我慢慢的來：『我扣上扣針，我繫上胸巾』（跑到窗戶跟前叫）安唐，到那裏，上那兒去呀？ 甚麼，來了？ 巡按使，有鬍子麼？ 甚麼樣的鬍子？

知事的聲音 回頭再說罷！ 好夫人！ 等着罷！

安娜 等着？ 這纔新鮮呢，等着！ 我不願意等着……我還問你一句話：他是甚麼，是一個隊官嗎？ 啊？（怒）竟自去了！ 我回頭讓你記得這個！ 都是你：『母親，母親，等一等，我替你把胸巾從後面繫上；這就得』這是你的這就得呀！ 現在連我們仍甚麼也沒有能曉得！ 你還在那裏做作呢：聽說郵務局長在這兒，就上鏡子那兒去裝模做樣，修飾修飾；看看那邊兒，又看看這邊兒，都要好看了，想要招惹他愛你，他也真

是，你拒絕他的時候，他就作出那可笑的呆憨樣子來。

馬利亞 母親，這也是沒有法子，再過兩個鐘頭，我們就可以都知道了，那不是一樣麼。

安娜 過兩個鐘頭！ 很謝謝你！ 這是你說的好話！ 你怎麼沒有想着說過一個月就可以都知道哩！ （極力探身向窗戶外）喂，阿福多加！ 啊？ 甚麼阿福多加，你聽說是誰來了嗎？ …… 沒有聽說？

怎麼那麼笨啊！ 搖手，你讓他搖手呀，你到是問明白啊，我不能知道這事！ 糊塗腦袋，盡想未婚夫去啦。啊？ 快去了！ 你頂好是跟着車後跑去，去罷，快去罷！ 喂，你聽着，你跑去問明白他們是那裏去了。你細細的問一問來的那人是誰，是個甚麼樣的人，——你聽見了嗎？ 你到那個門縫兒裏一瞧就可以都知道了啦，眼睛是甚麼樣兒的，是黑的不是，立刻就要回來呀，聽見了嗎？ 快着，快着，快着！ （叫到閉

幕時爲止。就當他們二人立在窗戶邊時，即閉幕。

第二幕 (佈景) 飯店小房一間內有牀鋪桌子箱子空瓶子

皮鞋刷衣服的刷子等等物件

第一場 何喜卜睡於其主人牀上

見了鬼呵，要喫沒有得喫，肚子裏跟放鞭炮似的雷樣響，又像整隊人馬吹號擂鼓在那裏踐踏似的。往前走是不行了的，也就只好回家罷！你還要叫我怎麼辦呢？離了聖彼得堡已經要到第二個月啦！一路上把錢亂花，現在呢，困住了，縮首縮尾的也不擺架子啦。被人家幾幾乎趕走，好夥計，你是好漢，你今天也擺擺架子呀，(代他說)『何喜卜，去瞧瞧房子去，要好的呀，開飯也要開上等的呀，差點的飯我是不能食的，我要喫頂好的飯。』實在說起來，你要是帶點甚麼路菜用，那不是好麼？

你要在路上那樣胡鬧，那兒能少花錢呢？跟同路的人一認得啦，就連牌賭也來上了！噯，這樣的混法我實在看不慣！真是，還不如在鄉下的好呢。雖然不很繁華熱鬧，倒也清靜自在，就拿一個鄉下的老婆婆說罷，一輩子蹲在茅草屋中，又是足食足喝的，那裏還有誰跟他爭鬧呢？誰還跟他生氣呢？若是說實在的，呀固然，呢在聖彼得堡住着比那裏都好。只要有錢，生活是頂高貴的了，最舒服的戲園子咯，狗跳舞咯，想甚麼有甚麼。談話的聲音都非常清脆；比王公貴族不差甚麼；走到石逐欽那地方去啦——那買賣人便叫『老爺』！坐渡船過河呀，都是同作官的一塊兒坐着；想找一個人說說——到一個館子內去就行；在那裏有個飽經戰鬪現在退伍的老軍人，給你說那野戰的事情，叫你聽着如天花亂墜，亂到同滿天的星斗一樣，可是他說的明瞭如在指掌之中，同親眼得見的差不多。妓院小班有的是，有回看見一個女人，長的呀……不定多好

看啦·(大笑擺頭)那好看就不用提了·那來來往往的怎麼那樣痛快！誰知道是怎麼回事·不好聽的話是聽不着的·不論誰都是稱呼您·不願意走路——僱一輛車，老爺派兒的坐上，若是不打算給錢——也隨便：凡是人家都有穿堂門，前後相通，你就那麼攢進去，無論是甚麼神仙，他也找不着你啦，可是一件不好：那回真太舒服啦，這回呢，跟現在是的，幾乎沒有餓壞·這都是他的差錯呀，有甚麼法子呢？父親寄錢來啦，似乎可以稍爲支持了——又何曾呢！……就去亂花去啦：坐上車，每天上戲園去聽戲，到一個禮拜之後呀，一瞧——便吩咐把新製的燕尾服拿到小市去賣了他·有一回把衣服通通賣盡了，僅剩身上穿的一件上身兒，一條短褲……老天呀，這都是真的咧！那材料是上好的英國材料！他一件燕尾服要值一百五十盧布(合中國銀洋約二百餘元)可是到小市賣去呢，只賣得二十盧布；至於褲子等類，那更不用說了——很賤的就賣

了。甚麼緣故呢？——因為他不做事情，應當去作工的，他偏去逛去，鬧牌去。傻，那個時候的老爺呀，你們是不知道啊！他纔不管你是官府不是呢，要是把樣子一做起來呀，他讓你過了三四天想起來還要難受，那麼你就當你的差事也還罷了。你又跑到這兒來作甚麼呢？現在飯店掌櫃的說啦，以前欠的賬若不還清，就不給你開飯，可是你要真不還清呢？（嘆氣）哎呀，天呀，那怕甚麼樣的湯弄點喝喝吧！若是有呀，差不多有多少喫的了多少。門響，是的，這是他來了。（急由牀上站起）

第二場

何喜卜 赫列斯達奇福

赫列斯達奇福 哪，接着交付單帽與草棍啊，又躺在我牀上啦？

何喜卜 我在牀上躺着作甚麼？是我沒有看見過牀啊，怎麼着？

赫列斯達奇福 你撒謊，騙過了，你瞧，都弄亂了。

何喜卜 我幹那事作甚麼？我難道不知牀是甚麼樣兒的嗎？我有

的是脚；我站一站不就了結了。我上您的牀上去幹什麼？

赫列斯達奇福（在房中來回的走）你上那兒去瞧瞧，那紙盒內的煙，是沒有了嗎？

何喜卜 那兒還有煙呢？ 剩下的那一根兒，您前四天不是抽了嗎？

赫（一面來回的走一面奇形怪狀的咬緊嘴唇，然後用很大，很決斷的聲音說）喂，何喜卜！ 你聽着……

何 您有甚麼吩咐？

赫（大聲，但不如前之決斷）你到那兒去。

何 那兒去呀？

赫（聲音全無決斷，也不大，近於要求你下樓去，到廚房去……）你告訴他們…… 讓他們給我開飯。

何 不……能，我去都不高興去啦。

赫 你怎麼這樣大膽，混賬東西？

何 有原因啦；我去與不去，同是一個樣，就是去了，任甚麼結果也是不能有的啊。飯店的掌櫃的說啦，再不給您開飯了，我去作甚麼呢？

赫 他那裏敢不開飯？那還了得！

何 他說還要到知縣那裏告你去咧；他說你們老爺前兩個禮拜的錢還沒有給。他說你同你老爺是騙子手，你那老爺呀——是拆白黨。他說我們才看見你們這樣的不要面皮，下賤的人呢。

赫 你還在那裏喜歡呢，你這禽獸，趕快還把那些話都告訴我吧。

何 他說你們這樣來了就住着，又不給錢，掛賬，然後又不能趕你們出去。

這我不是同你們說着玩兒，我簡直的去告狀去，我上警察局去請他們把你們監禁起來。

赫 哦，哦，够了，糊塗東西！去罷，去告訴他們罷。你這蠢東西。

何 不如我把飯店掌櫃的自己叫到您這裏來罷。

赫 你把飯店掌櫃的叫來幹甚麼？ 你自己去告訴他們罷。

何 是的，老爺，是那樣的點兒……

赫 好罷，你就去罷，見你的鬼啊！ 你就去把掌櫃的叫來罷。（何下）

第三場 赫列斯達奇福（一人）

很想喫東西！ 剛餓的好一點兒呀，以為餓過去了——那知不然，還是餓。這纔見鬼呢。若是我在片扎地方不那樣浪費金錢，那不是足夠到家了嗎？ 那位步兵隊長驅我不小，他那賭法太奇怪了，這混賬東西，他騙苦了我啦。統共坐着不到一刻鐘——就都輸給他了，雖是這般說，我還要冒險同他戰一場。我也不過是運氣未到罷哩。這縣城不利於我，真可惡！ 菜鋪內他一點賬也不賒。這真是太難啦。（先從洛伯拉書中起，以口吹哨，然後吹『母親，母親，你安得隨我行千里，』末了——非

彼非此全不像啦。誰也不願意去。

第四場 赫列斯達黃福，何喜卜同飯店的夥計。

店夥 我們掌櫃的問您要甚麼。

赫 你好呀，夥計！你納福麼？

店夥 託您的福，我好，您老！

赫 你們飯店的買賣怎麼樣？都很好嗎？

店夥 是的，謝謝上帝，都好。

赫 來往的客商很多？

店夥 是的，不少。

赫 好夥計，你瞧，他們到如今還沒有開飯來，請你催一催，讓他們快着點兒罷！你知道，喫過了飯我還有我的事情呢。

店夥 我們掌櫃的說了，以後不給您開飯啦。他打算，不論如何，今天要上

知縣老爺，那裏去告您去咧。

赫 他告我作甚麼？好夥計，你想一想。我不喫飯怎麼行呢。這樣子

豈不把我餓瘦了嗎。我很想要喫點東西。不是說着玩兒的。

店夥 是的。他說來着：「他說先欠的賬要是不還清，我是不給他們飯喫的。」他已然那麼告訴過了。

赫 你跟他說說理呀，你勸勸他呀。

店夥 這叫我跟他怎麼說理去呢？

赫 你向他細細的說說，你說我實在要喫飯。錢咧，自然啦……你叫他想想，若是一個人一天不喫飯，就說他罷，他們鄉下人覺得怎麼樣，不要緊嗎？

再說我昨天也沒有喫飯啦。你瞧這新鮮不新鮮！

店夥 好罷，我給您說一說罷。

第五場 赫列斯達奇福(一人)

他們若是真的恁甚麼不給喫，那真倒運啦。我從來也沒有這樣的要喫過。難道說叫我拿甚麼衣服去變賣不成。把褲子賣了他？不能。那還是餓一餓好罷，不然，豈不是不能穿聖彼得堡的衣服回家嗎？可惜我沒有叫約翰給我趕車。要坐着馬車回家，那多麼好啊。這麼坐着一直趕到隔房鄰舍的門前，前有燈籠高照，何喜卜穿着號衣在後。試想想他們大家當何等的驚擾啊！『那是誰，甚麼事情？』跟班的進去彎腰裝跟人。『聖彼得堡來的赫列斯達奇福，求見。』他們鄉下人那裏知道，甚麼是『求見。』問或有甚麼莊戶人家來啦，就差不多像狗熊是的，一直衝到待客的房內去。我若是走到有甚麼好一點的姑娘跟前：『大姐，我……』（搓手蹬足）哎呀，呸！（唾）要吐了，餓的很呀。

第六場 赫列斯達奇福，何喜卜，及店夥。

赫 甚麼事情？

俄國戲曲集 巡按

何 給我們開飯啦。

赫 (輕輕鼓掌在椅上跳起) 開飯啦！ 開飯啦。

店夥 (拿碟子飯單) 到底我們掌櫃的還是叫給您開飯啦。

赫 哦，掌櫃的，掌櫃的……我就沒有把你們掌櫃的放在心上！ 你們預備開些甚麼？

店夥 一個湯一個熱菜。

赫 怎麼，只有兩個菜嗎？

店夥 只有兩個，您老。

赫 這太難了，我不喫這個飯。你去告訴他；這個實在是……這太少了。

店夥 不能，我們掌櫃的說，這還多了呢。

赫 爲甚麼沒有醬汁呢？

店夥 沒有，您老。

赫 因為甚麼沒有？我從廚房過，我親自看見啦。那兒有很多的。今天早晨飯廳內有兩個矮矮的人喫鮭魚，那兒也還不少呀。

店夥 那兒是有的，只怕，不能有。

赫 怎麼不能有？

店夥 已然沒有了。

赫 可是鮭魚呢，別的魚呢，排骨呢？

店夥 那是為那些穿戴乾清些的人得，您老。

赫 啊，你這糊塗東西！

店夥 是的，不錯的。

赫 你這小豬圈子，怎麼這樣可惡……為甚麼他們喫得，我就不能喫呢？我為甚麼，見了你的鬼，不能同他們一樣呢？莫非他們不跟我一樣，不是個過路的客人嗎？

店夥 顯見得不是一樣的呀。

[赫 怎麼不一樣呢？

店夥 普通的很呀！他們是，一定的；他們有錢給呀。

[赫 我不跟你這糊塗東西說，說也是說不清楚的（把湯倒出來喫這叫甚麼

湯？你這，簡直是，把水倒在碗內就完了。一點兒味沒有，但有臭氣。

我不願意喝這個湯，你給我別的湯罷。

店夥 我們只好拿回去，您老。我們掌櫃的說了：若是您不願意喫？那

就罷了吧。

[赫（以手攔）喂！喂！攔着罷，蠢貨！你是慣於這樣對待人的：我又

不是那樣人，把你無法……（嘆介）噯呀，這是甚麼湯！〔繼續嘆介〕我想世界上還沒有人喝過這樣的湯呢：浮面上一個油圈兒都沒有，也不知浮的是些甚麼毛。（用刀切雞，噯，噯，這是甚麼雞。你去拿那燒好了的來罷！

這裏還剩有不多的湯，何喜卜，你拿去喝了罷。（切燒雞這叫甚麼燒菜呀，這不是燒菜。

店夥 那是甚麼呢？

赫 誰知道這是甚麼，但不是燒菜就是了。這是烤的斧頭替代烤牛肉的，（喫）驅子手，不要臉的東西。瞧瞧他們拿甚麼給人喫。若是喫這麼一塊呀，差不多連兩邊的顛都要嚼痛。（伸指挖牙）可惡東西！燒雞完全同樹皮一樣——怎麼也拉他不出，喫過這樣的飯呀，怕牙齒都要黑些。驅人嗎！（用飯單擦嘴）再沒有甚麼喫了嗎？

店夥 沒有了。

赫 混賬東西，不要臉！那怕給我們一點兒點心或是不論甚麼樣的醬汁呢。沒有能力的東西，只會刻苦過往的客商們。

店夥 （偕同何喜卜收去飯具）

第七場 赫列斯達奇福何喜卜。

赫 簡直是，同沒有喫一樣；反惹起食的念頭來了。若是還有一點兒不論甚麼可以變賣的啊，我都是要叫人去買一點兒，那怕是小麪包呢。

何 (上) 不知道爲甚麼知事查來了，在那兒問您呢。

赫 (駭怕) 你瞧這！這個狗東西，飯店掌櫃的，他已經去告下狀來了！

若是真的要把我拉去監禁起來，那便怎麼好呢？有甚麼說的呢？

他們若是好好兒的說，我只怕……不能，不能，我不能去！這縣城內來往的有軍官有衆百姓，我那天會故意的作出標緻的樣兒來，同那個商家的女兒眉來眼去……不能，我不能去……他爲甚麼呢？實在說起來，他怎麼敢呢？他把我當個甚麼？把我當買賣人或是手藝人不成？毫無懼怕並且倔強我直接的向他說：『你怎麼敢這樣？你怎麼……』(門間手杖一轉，赫列斯達奇福臉色青白，縮作一團)

第八場 赫列斯達奇福，知事，多不稱

〔知事入門站住，二人瞪目相驚視數分鐘〕

知事 〔略整其衣肅立敢問您好！〕

赫 〔鞠躬承問，您好……〕

知事 請您恕罪。

赫 不妨事……

知事 我的職務既爲一縣之長，我應當注意所有過住的貴人不致感受不便……

赫 〔初略口喫，結舌，後說聲漸大〕有甚麼法子同他們說呢？……我是沒

有錯的……我，實在說，不能不給錢……我家內要給我寄錢來的。〔波不

稱由門中偷視〕他們的錯多呢？他們給我牛肉喫，同木頭差不多；湯呢——

誰知道他們放些甚麼在那裏頭。我應當要把他扔在窗戶外面的。他

們整天整天的不給我飯喫……茶也很奇怪，腥氣非常，那兒是茶啊。我有甚麼錯呢……這纔是新鮮呢！

知事（懼怕）請您恕罪，我，直說，是沒有錯。我們這兒運牛肉來的，這些人，不喝，品行很好。他們不會運壞牛肉來的。我都不知道他們由那裏給您買那樣壞的牛肉來。若是這裏不好，那就……我勸尊駕同我搬到別的飯店裏去罷。

赫 不用，我不願意！我明白甚麼是搬到別的飯店裏去，就是叫我到監牢裏去。你那兒有這個權力呢？你怎麼膽敢呢……你知道我……我是在聖彼得堡當差事的，自尊自大的我呀，我呀……

知事（向一傍）哦，你們瞧，好大的脾氣！他必是都知道了，必是那些可惡的買賣人都告訴他啦！

赫（愈激昂）你雖是帶着整隊的人來——我還是不去。我直向總長說去。

！〔拍桌〕我看你怎麼樣？看你怎麼樣？

知事〔肅立抖擻〕求您寬恩，您不要參下我來！可憐我的妻室孩兒……
求您不要讓人受苦！

赫 不能，我不能那樣。你到說的好呢！於我有甚關係？顧了你的妻室孩兒，於是乎我就要坐牢了，那多好呀！〔波不稱由門間探視〕忽驚藏不能，謝謝您，我不能那樣。

知事〔混身戰慄〕辦事未能熟練，沒有法子。辦事不熟，也實是才疏力弱，家中貧寒……靜候您的示下罷。官俸實不敷用，僅够買點茶葉和糖。若是說受賄，也就很少。不過是甚麼喫食，或一兩套衣服罷了。至於排長的寡婦，他是個作買賣生意的，彷彿像說是我打他了，這都是謠言，決不可信。這是我的仇人害我；這些人恨不能害我的性命呢。

赫 怎麼啦？這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思想〕我不知道你把那些壞人

同一個甚麼排長的寡婦告訴我作甚麼……排長的婦人另是一回事，你敢打嗎，只怕你還差的遠呢……再說我罷！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我給是給錢哪，但是現在我沒有，我所以在這裏不走的，因為我是一個錢沒有。

知事（向一旁哦，是這麼回事嗎！我以為是怎麼呢！真糊塗！你們瞧，這可笑不可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我試試這個主意看！說到那裏是那裏，我冒險試試看，放聲說若是您真要錢用或是要別的，我都能立刻給您辦到，接待，幫助過往客人，那是我的職務呀。

赫 好好，你借一點兒給我罷！那我就可以還清飯店掌櫃的欠賬啦。我只怕只要兩百塊錢就夠了，或者再少一點兒也行。

知事（遞與鈔票，剛剛二百塊錢，您要不怕費神，您就數數罷。

赫（接錢）很謝謝您。我不久就從家內送來還您……我們初見面，您就這

樣……我瞧你這人是好人啊。現在又另是一回事了。

知事（向一傍）啊，好了，托上帝的福，錢收了。現在，只怕事情好辦些了。我給他的不止兩百塊錢，我給他一堆兒捲了四百塊啦。

赫 慶，何喜卜。何喜卜上，你把飯店的夥計叫來！（向知事與多不稱）你們爲甚麼站着？請坐下罷。（向多不稱）請坐下。

知事 不要緊，我們就這麼站一站罷。

赫 就請坐下罷。現在我知道你這人很公正，很寬厚；要不是這樣，我真告訴你說，我以爲你們來把我……（向多不稱）請坐下！（知事，多不稱均坐下。波不稱由門中偷看，竊聽。）

知事（向一傍）我們也好放大膽些了。他打算不叫人看出他是暗訪來的，好罷，我們也不說閒話了。大家裝着，我們只當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就得啦。

（放聲說）我同本城的鄉紳多不稱，爲盡我們的職務，特意到飯店來查查，他

們待遇過往的客人不好，因我爲知事，與別的知縣不同。別的知事整天的無所事事，我呢，除我應盡的職務之外，還存上帝博愛之心。我願意要把貧苦的人，都安置好了，這不是現在，彷彿上帝報答我是的，給我一個這樣好機會，叫我認得你。真是無窮的僥倖了。

赫 我也甚爲高興。實在說我要沒有你啊，只怕我要久困在這裏了！真不知道要掣甚麼給這飯店才好呢。

知事 (向一傍)說闊啦！不知要掣甚麼給這飯店才好！(放聲說)可不可以問問你：你老要往那裏去？

赫 我往薩拉脫福省去，是回老家去的。

知事 (面帶非笑，向一傍)到薩拉脫福省去！啊？虧他不紅臉呢！哦，他原是要秘密的。(放聲說)你這是好事呀。你在路上有說是馬走的慢不快活，可是你能够遊頑散心啦。你不原是出來遊頑的嗎？

赫 不是，是我父親叫我回去的。這老頭子他氣啦。他說我在聖彼得堡作官，還沒有作出頭。他以為一到聖彼得堡，人家立刻就可以把福拉基米爾送給他的。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同他說，只好叫他自己去辦辦那些公事看。

知事（向一傍）你們大家看，他多會說話！把他父親老人家也拉出來啦！（放聲說）你到那裏去長住嗎？

赫 我還不知道呢。你不知道，我的父親非常固執，所見又小，老傢夥，其笨如牛。我簡直要向他說：不論你怎麼樣，我是不能不在聖彼得堡住着的。爲甚麼我一生要在鄉間，同鄉下老兒們鬼混呢？現在沒有別的。我的心中渴望那文明地方，我還是將來到那文明地方去。

知事（向一傍）還是這樣說呀！不相信，不相信——他那兒也沒有有一點破綻……你瞧他說的那樣低微，好像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把他推倒是的。

好呀，你等着罷！你必有露出來的時候。我就能叫你自己多加述說！
〔放大聲〕你說的很對。在村野之間能作甚麼呢？那怕在這兒呢。通宵的不睡，替國家辦事情，犧牲一切，可是獎賞呢，還不知道在幾時呢。

〔以目週視其室〕這個房子，好像有點潮溼？

赫 房子裏透了，那樣的大耗子，我以前沒有瞧見過！嚼起來同狗咬似的。

知事 你說是！你這樣的貴客還受誰的氣呀！——還受那可惡的甚麼耗子的氣嗎？這可惡的東西，世界上就不應當有他。你這房子還有一點黑呢？

赫 是的，簡直是黑的。飯店掌櫃的又不叫拏蠟燭來。有的時候要作點兒甚麼事情，念念書，作點兒甚麼小說呀——都不能作黑的，黑的。

知事 可不可以請你……不可以，我不配。

赫 請我作甚麼？

知事 不能，不能，我不配，我不配！

赫 怎麼回事情？

知事 我打算高攀……我那兒有房子，爲你頂合式，又光亮，又安靜……但不能，我自己覺得，這個面子太大了……請你不要生氣，我是這樣隨便告訴你的。

赫 不然，你不要那樣說，我是很願意的。在你那樣的好房子裏，比在這個館子內強多了。

知事 若是那樣，我是非常歡喜的了！內人更當歡喜不了啦！我的性情是這樣：自小就好客，若有學問的貴客尤其高興啦。你不要以爲我這樣說是當面恭維你；不是，我沒有這個毛病，我的話滿是由心內出來的實話。

赫 很是感激你。我也是那樣，我最不愛那些面從心違的人。你這樣公正誠實，我實在很滿意。我跟你說罷，我再也不要你甚麼啦。你對於我這樣忠心，這樣恭敬，我也不好意思要啦。

第九場 原人店夥上，何喜卜隨後。（渡不稱由門間探視）

店夥 你叫我來嗎？

赫 是的，你把我的賬開來。

店夥 這個賬我早就給你開來了。

赫 我不記得你們的糊塗賬。你就說罷，要多少錢？

店夥 你就是頭天喫的飯，第二天喫的鮭魚，給過錢啦，其餘的通通是記賬的。

赫 蠢東西！你還在那兒說呢，問你一共要多少錢？

知事 你就不用費心啦，讓他等等。（向店夥滾出去，回頭給你們送來。）

赫 實在說起來，這也對。（收起錢來，店夥出去，波不稱在門前探視）

第十場 知縣，赫列斯達奇福，多不稱。

知事 現在你願不願意上這個城內的各局所去參觀參觀，比如各教會醫院等等地方，你瞧怎麼樣？

赫 那兒有甚麼參觀的？

知事 你看看去，瞧瞧我們辦事怎麼樣……秩序好不好……

赫 很好，很願意，我們去罷。（波不稱在門前伸頭）

知事 你要是願意，我們就先到本縣的學堂去，看看那兒的秩序怎麼樣，教的是些甚麼工課。

赫 好罷，好罷。

知事 然後也可以到本縣城的獄舍去看看——你瞧瞧我們待遇囚犯怎麼樣。

赫 上獄舍去作甚麼？我們還是到教會醫院去看看好些。

知事 隨你的便罷。你打算怎麼樣，你一人坐一輛車還是同我坐在一輛車上呢？

赫 好，我同你坐在一輛車上好些。

知事 (向多不稱) 多不稱，現在沒有你的位置啦。

多不稱 不要緊，我有法子。

知事 (低聲向多不稱) 多不稱！這兒有兩封短信，一封送到教會醫院阿

切密，一封給我內人送去。你得快着點兒跑呀。啊！(向赫列斯達哥)

應請問我可以不可以請你許我當你的面寫幾個字給我內人送去。叫

他預先安置接待貴客？

赫 沒有甚麼不可以的……這兒有現成的墨水，但是紙呢——就不知道

啦……寫在這賬單上好不好？

知事 我在這兒寫·（一面寫一面自語我們瞧着，一飯之後，暢飲數盃，又當如何我們家內還有『馬接拉』酒呢；看着性不甚烈，喝着呢大衆亦可醉倒，我不知道有甚麼法子可以避他沒有·）寫畢交付多不稱，多不稱至門前·門塌下，外面竊聽之波不稱，亦隨跌倒臺上·衆人大驚，波不稱起立，赫 怎麼樣？ 沒有摔着嗎？

波不稱 不要緊，不要緊，你老·一點兒妨礙沒有·就是鼻子摔傷了一些！ 我跑到赫列斯監那裏去，他有一種膏藥，貼上就好了的·

知事（作申斥波不稱狀，向赫列斯達奇福這不要緊，你老·請你走罷！

你的僕人我告訴他，讓他把箱子搬來罷·（向何喜卜好朋友，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到我那裏去，你說到知事那裏去——沒有人不知道的·費你的心！）讓赫列斯達奇福前行，自己隨後；回頭罵波不稱，你不會到別的地方摔去嗎·搗這個亂幹甚麼，也不知你是怎麼的·（下）波不稱隨之·

閉幕

第三幕 (佈景) 同第一幕

第一場 安娜和馬利亞，立於窗際與前同

安娜 我們這兒等了整一點鐘了，你還在那兒美你的衣服完全穿好了，沒有！還要等一等……我再也不聽你說的了。多掃興！好像是故意似的，一個人也不來啦！彷彿像沒有這回事是的。

馬利亞 這回，真的，母親過兩分鐘可以全知道了。阿福多加應當快來啦，
(由窗中遠望叫喚啊，母親，母親！在大街那一頭有人來了。)

安娜 那兒有人來了，你說話總是靠不住的。咳，是的，有人來了：是誰來了呢？身量不大高……穿的燕尾服……那是誰呢？啊？還是掃興！這到底是誰呢？

馬利亞 這是多不稱，母親！

安娜 那兒是多不稱！你老是忽然想起誰，你就說誰……一點兒也不是多不稱。（揮手帕）喂，是你呀，到這兒來！快着點兒！

馬利亞 母親，真是多不稱。

安娜 噯，你怎麼故意的同我搗亂。告訴你說——不是多不稱嗎，你一定要說是他。

馬利亞 怎麼啦？你瞧是不是？母親，你看見多不稱沒有？

安娜 哦，是的，是多不稱，現在我看見啦，——還有甚麼爭的呢？（由窗間

望）快來，快來！你怎麼走的那樣慢，怎麼啦，他們在那兒啦？啊？

你就從那兒告訴我，那不是一樣的麼，甚麼？很利害？啊，我丈夫

呢？我的丈夫呢？（向窗後略退，發怒）怎麼那樣蠢，他不進房來，他一

點兒也不說！

第二場 原人暨多不稱

安娜 請你告訴我們罷，你有良心沒有？我靠着你一個人啦，究竟你是好人，忽然之間大家都跑了，你也跟在他們後頭！我一直等到現在，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你對不對的起我？我已向上帝給你求福啦，你還是這樣兒待我，一點兒也不會告訴我！

多不稱 你說是，我跑都跑到不能了，趕快來給你送信。你還要責備我，馬利亞，你好！

馬利亞 多不稱，你好！

多不稱 安唐給你寫了一封短信來啦。

安娜 究竟是誰來了？是將軍嗎？

多不稱 不是，不是將軍，可也同將軍差不多。那樣有學問，那樣端莊，真有的。

安娜 啊，這就稱我丈夫信內所寫的那個人了。

多不稱 不錯，我同波不稱第一先看出來的。

安娜 你就告訴我們怎麼樣吧。

多不稱 托上帝的福，都說好啦。他先待安唐非常嚴厲。是的；發怒啦，他說飯店內全不好，他說誰也沒有看見接他去，他說他不願意爲安唐入監獄；可是後來呢，他直接了當的就向安唐開口啦，安唐送給他啦，他就說安唐沒有過錯，立刻就變了意思啦，託上帝的福，現在全說好了。他們現在去醫院參觀去了……要不是這樣，實告訴你說，安唐還以爲有人暗暗的告他咧；那個時候，我也有點害怕。

安娜 你怕甚麼呢？你又沒有甚麼錯的事情。

多不稱 你不知道，他們那樣大人說話，聽着就有點害怕。

安娜 還怎麼啦……就這麼回事完了麼？你再說說他長的怎麼樣？是年老的人還是年青的人？

多不稱 年青的，是年青的人，大約二十二三歲的樣子；說起話來，同年老的人一樣，老到極了。他說『我要到那裏去，到那裏去……』（以手亂指）都是很可佩服的。他說『我也愛寫寫字，也愛念念書；可是房內有個甚麼東西打攪他』他說『房子黑一點兒。』

安娜 他自己長的怎麼樣，頭髮是黃的還是黑的？

多不稱 不是，他的頭髮是金黃的，眼光非常精明，一望就能令人生畏。

安娜 安唐這裏頭給我寫的是甚麼？（讀）『逕啟者，適倉卒間無限苦痛，仰承上帝仁慈，鹹黃瓜兩條，魚子半份，制錢二百五十文……』（停一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這兒寫着鹹黃瓜魚子，這怎麼講？

多不稱 這是安唐寫信的時候，是很急的，就掣一張寫過了的紙來寫，好像是寫在一張甚麼賬單上罷。

安娜 是的，不錯。（接着念）『仰承上帝仁慈，大概可得良好結果，請將黃紙

襪糊的房子，卽爲貴客預備。午膳無須添設，擬於醫院阿切密處用飯。酒則務須多爲儲存，速命商人阿卜杜鄰將上等的美酒挑送前來，是爲至要，否則吾將翻空其藏酒之窖，勿謂言之不早也。安唐手書……」啊，這要趕快預備！來人呀！有人沒有？米什喀！

多不稱跑至門前叫米什喀！米什喀！米什喀！（米什喀上）

安娜 你趕快上阿卜杜鄰那兒去……等着，我寫幾個字給你拿去，坐在桌旁寫字發話，你把這個字帖兒交給車夫西都拉，叫他拿到阿卜杜鄰那兒去取酒來，你自己呢，立刻把這個房子好好兒的收拾出來招待客人。在那裏安上一張牀，洗臉架子以及其他等等的傢具。

多不稱 嗚，安娜，現在我跑去瞧瞧，他們在那裏參觀怎麼樣了，好不好？

安娜 你去罷，你去罷！我不拉着你。

第三場 安娜和馬利亞：

安娜 現在，馬利亞，我們要修飾修飾啦，要去裝扮啦，他是一個京師的人物，別讓他笑話我們娘兒們。你最好是穿那短繸子的碧玉色褂子。

馬利亞 噫，母親，碧玉色的！那個我不愛。阿莫斯還穿碧玉色的呢，阿切密的女兒也穿那個顏色。那不好，我最好是穿那件花的。

安娜 花的……你真會說——恰恰的相反啦，你穿碧玉色所以好的，因為我要穿絳色的衣服；我很愛這個顏色。

馬利亞 哎，母親，你穿絳色的不合式！

安娜 甚麼？我穿絳色的不合式？

馬利亞 不合式！不論你怎麼樣，我是要說不合式的。穿絳色衣服的，必要眼睛深黑才合式呢。

安娜 你說的多好！我的眼睛難道說不黑嗎？最黑啦，你怎麼會那樣糊說呵！怎麼會不是黑的？我總以為像撲克牌的挑兒是的呢。

馬利亞 慶，母親，你的眼睛更像紅桃兒咧。

安娜 邪說橫道，你完全是邪說橫道，你的眼睛那兒像紅桃兒呢。（同馬利亞速下在後臺說）他一下就想起這個來啦！像紅桃兒！誰知道紅桃兒是怎麼樣的！（安娜等下，後門忽開，米什喀扔出髒土，何喜卜由右門負箱出。）

第四場 米什喀與何喜卜

何 這是到那裏去呀？

米 到這裏來，何爺，到這裏來！

何 等一等，先歇歇再去。哎呀，好苦的差事！空着肚子搬這大的箱子，你看苦不苦？

米 何爺，你告訴我罷，將軍快來了嗎？

何 那裏來的那麼一位將軍？

米 就是您那位老爺。

何 老爺？他那裏是將軍呢？

米 難道說不是將軍嗎？

何 是將軍，但是不能這樣稱呼。

米 那是怎麼說，是比將軍大，還是比將軍小呢？

何 比將軍大些。

米 你瞧你這個說法！怪不得我們這裏忙亂到這樣呵！還比將軍

大些呢！

何 好夥計，我說給你聽：我看你這人會辦事；你去吩咐給我預備點兒食的，好不好？

米 何爺，還沒有給您預備甚麼呢，平常的菜，又怕您不喫，等到您那位老爺來食飯的時候，也要給您預備一樣的飯菜的，請您等一等罷。

何 饌！平常的菜，都有些甚麼？

米 白菜湯，粥，與點心之類。

何 也好罷，你先拿白菜湯，粥與點心來罷。不要緊的，我們都能喫。現在我們把箱子拿進去。那裏還有一個門嗎？

米 有的。（二人將箱擡入廂房。）

第五場 警察將兩扇門打開。赫列斯達苛福入，知事隨其後，醫院院長，學校校長，多不稱隨上，波不稱將膏藥貼在鼻子上亦隨上。知事見地板上有棄紙，叫警察等拾起。二人疾馳相撞。

赫 醫院很好。你們把城內的機關都叫我參觀，我十分高興。我到別的城市裏去，他們都沒有叫我參觀過。

知事 在別的城市裏，我勝敢向您說，那些官長只知道顧全自己的利益。在這兒呢，可以說是稟承上司的意旨，奉公守職，此外並沒有別的思想啦。

赫 這樣的酒席很豐盛。我喫的很不少了。你們每天是這樣喫法嗎？
知事 這是特意招待貴客的。

赫 我很愛喫，花開堪折直須折，這樣的豐盛酒席，我那裏能當面錯過呢？
這個魚叫甚麼名字？

阿切密跑到跟前）新鮮的黃花魚，您老。

赫 很好喫，我們這喫飯是在那裏？是在醫院內嗎？

阿切密 是的，您老，是在醫院內。

赫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兒安着牀呢。病人是全好了嗎？那兒好像
病人不多似的。

阿切密 還剩有十個人，不到咧；其餘的全好了。我們的章程是這樣定的。
當我接任的時候，差不多來一個好一個，真能瞧着莫名其妙。有病的人
一到我們醫院就好了；我們並不用許多藥材，就是我們這裏的名譽，這裏

的規矩，也够治好他們的。

知事 我敢在您這兒說，爲一縣之長，實在不容易。有多少的事件要辦！就連市面的清潔，房屋的修理……等等的事情都要管。總而言之，不論你這人如何聰明，你也得無所措手足。現在呢，幸託上帝洪福，諸事都還順遂，若是別的知事，只怕是盡圖自己的舒服了；您相信不相信，我就是睡覺的時候，我還在那裏想呢：『上天呀，上天！我這一點忠心，如何可以表出！怎麼能讓上司滿意啊？……』得賞不得賞，自然是由於上司的意思，極而言之，我們也可以問心無愧了。若是一縣中秩序滿好，街道都很清潔，待遇囚犯，也沒有甚麼差錯，醉漢鬧酒，亦不很多……那我不要甚麼呢？那沽名釣譽的事情，我是不作的。虛名假譽，固是好的；可是道德高尚的人，不過把那些作個過眼雲煙而已，那裏把他還放在心上呢？

阿切密(向一傍) 啊,好人呀,真說的出來! 他有這樣善於說詞的能力,其奈他何呢!

赫 這說的滿對。不瞞你們說,我時常也愛發這種議論,或以詞賦,或用詩歌,寫我這種不得志的意思。

波不稱(向多不稱) 一點不錯,全對。你瞧,多不稱,他還會詩歌詞賦呢,顯見得學問高深了。

赫 你們這兒有甚麼取樂的沒有? 有甚麼地方,比如說,可以打牌嗎? 知事(向一傍) 啊,我知道了,好人嗎,我明白他的意思啦! (放聲說)這個地方沒有聽見說過有那些場所,我並且從來沒有打過牌;還不知道牌怎麼打法呢? 看着牌非常討厭。有時看見一兩張骨牌或是別的同樣的東西,那分兒嫌惡,就不用提啦。有一天帶着小孩兒們頑,拿那些木頭牌子來搭小房子,後來整夜的夢見這討厭東西,真真可惡! 那兒還能够

把這樣寶貴的光陰，去作那些無味的事情呢？

陸克（向一旁）我昨天還輸了一百塊現洋呢！

知事 這寶貴的光陰，我用來替國家作事，豈不是好嗎？

赫 現在，有些不然，你那樣也是徒然……這個不可一概而論，看各人的情形怎麼樣就是了。比方說罷，若是閒着無事情的時候，大家爲消愁解悶，那也就可以……你說的那些，怕有不全對的，有的時候頑一頑，也是最有
趣的事情。

第六場 原人同安娜，馬利亞

知事 求您許我給您介紹我的宗眷，這是內人，這是小女馬利亞。

赫（向安娜和馬利亞各鞠一躬）今生我見着您，尊夫人，我實在是萬幸。

安娜 我們見着尊駕，更榮耀，幸福多了。

赫（誤言）得了，尊夫人，不是那樣說，還是我榮幸些。

安娜 那裏能够，您老！您這樣說的都是客氣話，您就請坐下罷。

赫 站在您跟前兒，我已是幸福不小啦；但是，你一定要這樣嗎，那我就坐下罷，到底我坐在您面前啦，我的幸福多大呀！

安娜 得了罷，您說的話，我是無論如何不敢當的……我想你出京之後，這旅行怕不很舒服罷？

赫 實在是真不舒服，您知道，在熱鬧場中住慣了，忽然出外頭去，在路上那飯店的髒，房間的黑暗，招待的惡劣……數之不盡；不知多苦啦。不瞞您說，有了這個機會，見着您了，就可以……（以目視安娜作媚態）消去滿天的煩惱啦。

安娜 一路之上，您一定是很不舒服了。

赫 但是，尊夫人，在這個時候，我很舒服。

安娜 那兒能够呀，您老！您給我的面子太大了，我實在當不起呀！

赫 怎麼當不起？太太，你當的起。

安娜 我們是住在鄉下的人……

赫 就是鄉下嗎，那也有集鎮，也有河流……難道就不是人嗎？可是呢，

誰又拿來跟聖彼得堡比呢！聖彼得堡，那自然是好咯！那裏過的

是甚麼日子，真是的！我說給您聽一聽，您或者是相信的。我們的司

長同我很要好，他在我肩膀上這樣一拍，他說：『好兄弟，您上我那兒去喫

飯去罷！我每天到衙門只去兩分鐘。我告訴他們說：這個這樣辦，那

個那樣辦，就有那些官去辦去啦。辦好了，他們拿着筆就不住的寫。要

打算派我作四等的官來着，我想，要那作甚麼。那些衛兵們，拿着刷子，追

上樓梯來說：『赫列斯達奇福，我們給您刷刷靴子呀。』（向知事）你們怎麼

啦，衆位，怎麼還站着哩？請坐下罷！』

知事 官職卑小，還可以站站。』

阿切密 我們就這樣站站罷！——三人同白

陸克 請您不用費心啦！

赫 不論官職，就請坐下罷。（知事和衆人都坐下）我不愛講禮，我常常反想極力的不讓人家知道是我，可是無論如何，總是瞞不過去，剛一到那裏去，人家就說『那不是赫列斯達奇福嗎！往那兒去的，那不是！』有一回有人還把我當總督看待呢，那些兵在兵房向我舉槍，後來有一位認得我的軍官，他問我說：『噯，好朋友，我們都把你當是總督啦。』

安娜 您接着說罷，就怎麼樣咧？

赫 我認識不少的女伶，您知道我也是放蕩不羈的人呵。可是文人墨客，我也見的不少，濮石欽同我頂相好。我常向他說『現是怎麼樣，濮石欽兄弟，』——『兄弟，我沒有甚麼好，』他也常常這樣的回答我『因……所以全……』有這樣奇怪的話，你知道不知道？

安娜 你把這些話可以都寫出來，能作得一篇好文章！ 在您的日記簿中，一定是都載上的了？

赫 是的，我的日記本中全有。我還有許多的著作呢？ 費喀洛之結婚，

脫伯爾特之惡魔，模範大書等等，名目不知有多少，直是舉不勝舉了。我本來是不願意著作甚麼的，都是戲界中人的要求：「老哥，老哥，請您著作點兒甚麼罷。」我就說：「老哥們，隨我的便罷。」從這兒呀，有一天晚上，著作很多的書，大家非常奇異，我那心思的靈敏，也就可見一斑了。還有些著作，署的名是卜譚別烏沙，佛列喀特之希望，莫斯科之電報…… 通通是我的著作。

安娜 照您說起來，您也在卜譚別烏沙那個地方住過了？

赫 那一定哪，我給他們改過文章，米司爾金爲這事件還送過我洋錢四萬元呢？

安娜 那就對了，只怕連米洛斯拉夫優林一書，也是您著作的。

赫 是呀，這是我著作的。

安娜 我一下就猜着了。

馬利亞 啊，母親，那兒寫着是扎哥斯欽的著作呢？

安娜 啊，這還要你來爭。

赫 哦，是的，這不錯：那個書確是扎哥斯欽著作的；但是另外有一部米洛斯拉夫優林的書，那才是我著作的呢？

安娜 啊，是了，我讀的那是您著作的，那作的多好！

赫 不瞞您說，我是依賴着文學過日子的。我在聖彼得堡，也可以算是第一家了。不論那裏都知道：赫列斯達奇福住在這兒，向衆人衆位，你們要

是到聖彼得堡去，務必到我家裏去，我也開跳舞會呢？

安娜 那兒要開跳舞會，我想一定是非常熱鬧的，非常痛快的？

赫 哦那簡直的不用說了，比方說罷，桌上一個西瓜——是七百塊錢一個的西瓜，火鍋內的湯罷，彷彿像由巴黎坐來的輪船是的；蓋兒一開，那個汽呀，世界上沒有地方找去。我是每天在跳舞會裏的，我們在那裏可結了一個團體：有外交總長，有法國公使，有英國，德國的公使，有我，那種耍的可笑，那就不用提了，真是那裏也沒有。我跑回家去，剛這麼由樓跑到第四層樓上——我告訴廚房的女僕說：『馬福拉，哪，外套』……我難道說還撒謊嗎——我就忘了我住在第二層樓上啦。我那兒有一座樓梯：早晨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我那前院兒，好看着的呢；這些公爵，那些王爺，就在那兒你擠我，我擠你，來來往往的嚷嚷。像蜜蜂兒是的結隊成羣，就聽見……『噯……』有時總長也在那裏……（知事與衆人驚恐起立）我的信封面上人家都寫：大人。有一回就還作過總長呢，說也奇怪：有一位總長走了——也不知道是那裏去了，一定哪，發生問題了：誰接這個位置呢

？ 很多作將軍的，謀這個位置，設盡了的法子，去一說呀——不成，好像很容易得這個位置是的，一辦呀，還是很不容易，誰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大家一看，沒有法子啦——上我這裏來，要我去作總長去。當時那滿街上就有人來報啦。報呀，報呀，報呀……您可想而知，一連就來了三十五起報的！ 我就問，是怎樣的情形？ 他們說：『赫列斯達奇福，請您作總長去罷。』不瞞您說，我也有點爲難，我穿着便服就出來啦，打算要拒絕的，我一想，皇上已經答應啦，我就寫一張履歷……我就同他們說，『衆位，衆位，我接這個位置，我承認了，就是這樣辦罷。』我說：『我承認是承認了，但是我不能，不能！ 我的耳目甚多，那我就……』真是的：作了總長之後——就像天地震動是的，大家都心驚膽戰，抖擻的同一片葉子一樣，知事與衆人股慄，赫列斯達奇福詞色俱厲哦！ 我不跟你們說着頑兒，我也就把他們都略加譴責了。不說別的人，就連各國務員也

都要怕我幾分，到底怎麼回事呢？因為我的爲人，是這樣的！我不管他們是誰……我就告訴他們說：『我自己知道，我自有辦法』那兒的事情，我都曉得。每天都要進宮內去幾次。不久就要我作大元帥……（滑下，幾乎倒地，竭力支持，作官派）

知事（渾身戰慄，至其前，吞吐其詞）大……大……大……

赫（疾斷聲）甚麼？

知事 大……大……大……

赫（同前聲）我聽不出來，你說甚麼？

知事 大……大……大……大……大人……您……您不要歇……

歇嗎？……這……這兒有……有房子，應用的東西……東西都有……

赫 哦呀……歇歇。我歇歇去罷。衆位，你們的早飯很好……我很滿意，

我很滿意。（用腔調高聲讀）拉把爾丹！拉把爾丹！（往廂房去，下，知

事隨後：)

第七場 原人除赫列斯達奇福與知事

波不稱(向多不稱) 多不稱,你瞧這個人! 你瞧這纔不枉爲人呢! 這
輩子也沒有同這樣緊要的人物一塊兒坐過,差點兒沒有駭壞我,你瞧他
說的,多不稱,你以爲他是甚麼人。

多不稱 我以爲他一定是將軍。

波不稱 我想他還不屑於作將軍呢,要是將軍,他怎麼會自己說是大元帥
呢? 他說國務員都要怕他幾分,你聽見了沒有? 我們去告訴阿莫

斯與柯洛經老先生去,安娜,我們再見罷!

多不稱 太太,再見,你老! 三人同上

阿切密(向陸克說) 真是可怕,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你瞧我們連制服都沒
有穿,若是一點兒不留神,怕聖彼得堡就要遞擯子啦。同校長作思想坐

下，向安娜說再見！ 太太！

第八場 安娜與馬利亞。

安娜 屢呀，好爽快呀！

馬利亞 這個人真好！

安娜 你看他應酬的多好！一瞧就知道是京師的人物了。他的接待以及一切的舉止行動……屢，真好，我頂高興這樣年青的人！我簡直是忘其所以了。可是他也喜歡我啦！我見他——不住的拿眼睛看我。

馬 啊，母親，他不住的拿眼睛看我來着呢！

安 請你不要跟我拌嘴，拌嘴將來再拌也好！現在不是時候。

馬 不然，母親，是真的！

安 哦，你看，別爭啦！不要說就得了！他在那裏看你嘞？他看你
有甚麼意思？

馬 真的，母親，他不住的看我。他講究文學的時候，他看我啦，後來他說同

那些公使跳舞頑耍的時候，他又看我啦。

安 呵，那也就是一次兩次罷了。只怕他還是要說『讓我來看看他看！』

第九場 原人同知事

知事(用脚尖走上) 屢！

安 甚麼事？

知事 這回事情真不樂意，就是他說的，只有一半兒是真的，又怎麼樣呢？

(想)可是那兒會不真咧？他一高興，他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啦。心內想

甚麼，嘴內說甚麼。也許是撒了一點兒謊，可是不說謊，又有甚麼說的呢。

同總長們一塊兒辦事，常進宮去……真叫人越想越糊塗。誰知道他是

甚麼人呢。我是沒有主意了，簡直是渺渺茫茫，捉摸不定。真了我的

命啦。

安娜 我可是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我看他是一位資望深重，學問高尚的人。至於他作的是甚麼官，那我就無須乎管了。

知事 噯，你們婦人家——自然是哪！——一句話就可以包括盡啦。你們就要——甜情蜜意！忽然之間給你們說點兒這，說點兒那，把你們一下說倒啦就得了，問你說你叫甚麼？你還得去想呢。你是我的愛妻，你待他同待那多不稱一樣，自由得很。

安娜 關於這個事情，請你放心罷。我到是知道有一點兒事情……（看其女）

知事（一人） 噯，告訴你說罷！這件事情實在的情形是這樣了。我直道如今還不免的害怕。（開門喊）米什喀，你叫警察斯魏司同結爾日莫爾來，他們在離這兒不遠的那座門外頭。（片時不語）現在世界上的事情真有些奇怪：他那個人已經是可見的了。可是那樣瘦瘦的，很是微弱，知道

他是誰呢？他還說是陸軍界中人物，但那軍帽戴的——哦，跟沒有翅膀的蒼蠅一樣，實在難看。數刻鐘前他在飯店內發的那一份兒脾氣，說的那些隱隱躍躍的話，好像一輩子也說不和好的。到底他還是受了我的支配了。還能叫我暢所欲言。可見他到底是年青人哪。

第十場 原人同何喜卜（衆迎何喜卜並以手招之）

安 好朋友，這裏來！

知事 哎！怎麼啦？睡了嗎？

何 還沒有呢。不過在那裏躺一躺。

安 哎，你叫甚麼名字？

何 我叫何喜卜，太太。

知事（向其妻與女說够了！）你們讓我問他！（向何喜卜）哎，朋友，給你喫好了嗎？

何 噢好了，謝謝你；給我喫的很好。

安 哎，你告訴我們，我想有很多的王公大人上你們老爺那兒去，是不是？

何（向一旁）應當說甚麼呢？現在雖然給我喫的很好，回頭一定更好啦。

（放聲說是的，有些公爺去。

馬 哎，好朋友何喜卜，你的老爺真是好人！

安 噯，何喜卜，請你說說，他那爲人怎樣？

知事 噯呀，請你們不要問他這些個！你們問的這些空話就誤了我的

正事了。好罷，怎麼樣，好朋友？……

安 你那老爺到底是官居何職？

何 我們老爺的官職就是同平常一樣的。

知事 噯呀，你們老要糊亂的問他！不讓我們說一句正經話。哎，好朋

友，你那位老爺怎麼樣？……很嚴嗎？是那麼愛責罵人嗎？

阿 是的，很愛規矩。他很願意都與正道相合。

知事 你的面貌很好，我很樂意。好朋友，你一定是一個好人。現在，怎麼樣……

安 你聽着，何喜卜，你們老爺在那裏都是穿禮服嗎？

知事 够了，你老，真是的，怎麼，那樣的話說呵！這裏是要緊的事件：於我們一生有幸福的關係，你怎麼啦……向何喜卜怎麼樣，好朋友，你的面貌，我是很樂意的。你一路之上也多喝一兩盃茶沒有——大約是很辛苦的，我送你一塊錢喝茶罷。

何接錢 謝謝你，老爺！上帝保佑你康健！你是好人。

知事 好，好，我自己也高興，但是那……

安 何喜卜，你聽我的，你們老爺多一半愛甚麼樣的眼睛？

馬 好朋友，何喜卜，你們老爺的小鼻子長的好！

知事 你們不要問了罷，讓我問一問……（向何喜卜）請你告訴我，你那老爺頂注重的是甚麼？

何 據我看來，他也是看情形怎麼樣。他最愛的是人家招待的好，酒席總要豐盛點。

知事 要豐盛點？

何 是，不錯，要豐盛些——關於我們當下人的，他也很注意。他還要問我們，招待我們好不好。有一次不知是到那裏去了。他問我說：「怎麼樣，何喜卜，招待你們好不好？」回說是：「告稟大人，招待的不好，您老。」他就說：「哎，何喜卜，這主人不是好人，等我到京的時候，你提醒我罷。」他說：「屢，這樣的人，也是沒有法子，只好照辦罷。」

知事 好好，事情都由你說。我剛給你錢喝茶了，現在又給你幾塊錢，買幾根炸麻花兒喫喫。

何 老爺，你怎麼又賞錢呢？（發錢）只好託你的福，喝幾盃了。

安娜 何喜卜，你到我這兒來罷，我又給你錢。

馬 好朋友，何喜卜，問你那老爺好？（赫列斯達奇福由廂房輕咳嗽聲

知事 不要說話，躡足潛行，低聲得了罷，不要嚷嚷了！去你們的罷！

也吵够了你們的了……

安娜 我們去罷，馬利亞！我來告訴你，這貴客的爲人我看出來了，我

們兩個人去說，不要告訴他們去。

知事 噯呀，你們在那兒說些甚麼！我想你們頂好是走罷，要聽你們

說話——連耳朵都張不開了。（向何喜卜）哎好朋友……

第十一場 原人結爾日莫爾暨斯魏司通上

知事 輕點兒！幹甚麼像熊掌是的，脚步走的那樣響！那樣大的聲

音，像四十鋪得從車上落下一樣！那兒有鬼追你們嗎？

結爾日莫爾 是你叫我們來的……

知事 輕點兒，掩其嘴，你叫喚甚麼，烏鴉似的！（學其聲）你叫我們來的！就跟著大箱內叫一樣！（向何喜卜）哦，好朋友，你去看看老爺要甚麼不要。房間內要是沒有的，你向我要來，你去給他預備罷。（何喜卜）你呢，就站在階簷下，不要隨便走動！外人誰也不讓進去，尤以買賣人爲緊要。你要是放進他們去，那就……你凡見有人遞稟帖的，或不遞稟帖而與這一類的人一樣，要來告我來，你就簡直的把他推出去！你就把他這樣！好好兒的讓他知道知道利害！（以足示勢）聽見了沒有？輕點兒！輕點兒……（躡足隨警察後下）

第四幕（佈景） 同前幕之房

第一場 踏着脚尖，小心輕上，阿莫斯，阿切密，郵務局長，陸克，多不稱，波不稱同上，俱穿常禮服或燕尾服，全場低聲發話

阿莫斯(衆坐作圍形) 謝天謝地,衆位,都不差甚麼了,都沒有甚麼錯的!

這位巡按大人真利害,常進宮去,並且國務員還要怕他幾分!他是軍界上的人,一定是軍功出身的人,多不稱,你站在那邊兒去。波不稱,你在這裏站着來(二人躡足各如所指地走)

阿切密 阿莫斯,你的意思怎麼樣,我們要想個甚麼法子罷。

阿莫斯 究竟要怎樣辦呢?

阿切密 怎麼辦,那是顯見得的了。

阿莫斯 私下送點兒甚麼給他?

阿切密 就是呀,那怕私下送點兒甚麼呢。

阿莫斯 噯呀,那可危險了!怕他要壞壞,他是一位正派的人。莫非我們要捐給教堂內去立甚麼紀念碑去?

郵務局長 或者這樣辦罷:說是有人由郵政局匯錢來了,查不着收主。

阿切密 你們留心罷，別讓他把我們由郵政局寄到別的地方去罷啦。你們聽我說，這些事情，不是正當的事情，我們不用大家在一塊兒，我們一個一個的去見他，二人之下，才好送那……應送的東西呢。頂好是不要叫第三人聽見了！這些事情應當這樣辦法，現在，阿莫斯，你就可以先去了。

阿莫斯 頂好是你先去，他還在你那醫院內喫過飯呢。

阿切密 陸克先去頂好啦，他是青年的領袖。

陸克 我不能先去，衆位，我不能先去！實不瞞你們說，我生性就是這樣。若是同一位官職比我高些的人說話，我簡直是連魂都沒有了，舌頭也像捆綁着是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不能夠，衆位，我不能去！把我除開罷！

阿切密 還是阿莫斯先去的好，除了你，誰也不能先去。你會說話些，就仗

你那三寸長舌，也得你先去呀。

阿莫斯 你怎麼啦，你太難了：三寸長舌咯！虧你怎麼想出來的！你

才會說呢！有一回你說的就是串珠一般了，你又有詞兒可找……

衆人（公推阿莫斯）你不用說了，你還不管串珠一般呢，你說話同建立一

座寶塔一樣，過了一層，又有一層……阿莫斯你不要推辭了罷，救一救我

們，給我們作一個頭腦……阿莫斯，不要推辭罷！

阿莫斯 饒了我罷，衆位！（此時由赫列斯達奇福房中聞有脚步聲，咳嗽

聲，衆爭至門前，搶先出，大亂，互相擁擠，有低聲叫喊聲）

波不稱聲音 哎呀，多不稱，多不稱，你躡着我的脚呢！

阿切密聲音 放鬆一點兒，衆位，讓我出出氣，擠的太利害了！（後尙開叫

喊聲，衆出，剩空房）

第二場 赫列斯達奇福（一人出，睡眼朦朧）

我只怕野睡很久了，他們也不知是那裏找來的絨墊被，毛褥子？我還出過一身汗了呢，昨天好像他們給我送了些甚麼作早餐的，我腦筋中還想着呢，我瞧在這裏住着，過日子到很是舒服。我甚愛他們那忠誠的心思，我最喜歡的是他們待我，都是出乎本心。若是要想利用我，那就不合式了。那知事的女兒，也很不壞，並且他的母親，也還可以……不是，那不行，可是要說這樣的日子，我是沒有不高興的了。

第三場

赫列斯達奇福與審判官

審判官上，立住自語 上帝，上帝，要保佑我無事才好；不然，脚都要站痛了。

（垂手肅立，放聲說告稟大人，卑職是本縣城內的地方審判官，係八級官，名叫阿莫斯。

赫 請坐罷，你是這裏的審判官嗎？

審判官 係第四級的審判官，曾經上司批准的，報到佛拉吉米爾去，是以三

年爲期的。(向一旁說)錢握在手中,這手怎麼拿出呢?

赫 佛拉吉米爾這地方很好,我很樂意,那兒第三級的就不是這樣了。

審判官將手中所握之錢,略略顯出,向一旁說)上帝,上帝! 怎麼辦好呢

! 進也不好,退也不好,真叫我爲難。

赫 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阿莫斯(不知所措,錢落地) 不要緊的,大人。

赫 怎麼不要緊,我看那是錢落在地下了。

阿莫斯(渾身戰慄) 不是,大人!(向一旁)啊,上帝,現在我也聽人家審判了

! 怕也要將我收進監內去罷!

赫(拾錢) 是的呀,這是錢。

阿莫斯(向一旁) 暖,完了——倒霉啦! 倒霉啦!

赫 你知道怎麼樣? 你借給我,願意不願意?

阿莫斯 大人說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卑職是很願意的。（向一旁放心了，也可以放大些膽了！）

赫 我告訴你，我的錢在路上用完了，一個兒也沒有剩的了。可是我不久一定由家裏寄來還你。

阿莫斯 大人寬恕罷，那裏能够那樣呢！就不那樣，這體面已是不小了……卑職這盡心竭力，勤於職守，在上司前，那是當然的事……卑職必定不致有負大人的厚意就是……（起立肅然致敬）不敢還在這裏打攪大人，恭候台命？

赫 那裏有甚麼命令呢？

阿莫斯 卑職說的是，大人對於卑職這地方審判廳有沒有甚麼吩咐的？

赫 那作甚麼呢？我現在對於你這審判廳，沒有說甚麼的必要。沒有甚麼說的，謝謝你罷！

阿莫斯(鞠躬下向一旁)好了,成了功了!

赫(阿莫斯下後) 審判官——是好人!

第四場

赫列斯達奇福, 郵務局長持腰刀穿禮服上, 肅立。

郵務局長 告稟大人, 卑職是本縣的郵務局長, 係七級官, 名叫石帕欽。

赫 好! 我很高興你這郵務局。請坐。你不是老在這裏住着嗎?

石帕欽 噫!

赫 我喜歡這個縣城, 自然哪, 不能說是十分歡喜——怎麼呢? 這, 你知

道不是京都呀, 是不是, 這比京都差多了?

石帕欽 一點不錯。

赫 京城內盡是奢華, 沒有各省那樣簡樸, 你說是不是? 你的意思說不

是這樣嗎?

石帕欽 噫! (向一旁你們看他, 真是一點驕傲氣概都沒有, 問東問西的,

問個不了。

赫 可是，你說，在一個小小縣城內也可以安居無事，是不是？

石帕欽 嘿！

赫 據我看起來，只要怎麼樣，只要人家都恭敬你，都真心愛戴你，就好了，是不是？

石帕欽 一點兒也不錯。

赫 不瞞你說，你同我的意見一樣，我很高興。我固然是說話奇怪，但是我的性情是這樣。（近視石帕欽自語）我也向郵務局長借借錢看（放聲說）我這回真奇怪：一路上把錢都用完了，你可不可以借給我三百塊錢？

石帕欽 怎麼不可以？這樣是我的幸福大了。這不是錢，請大人拿去。用去罷，卑職是誠心孝敬大人的。

赫 謝謝你。我出門來，在路上最不受省錢，所以把錢都用了。我以爲省

下錢來有甚麼用呢？ 你說是不是？

石帕欽 噫！（持腰刀起立致敬）卑職不敢在這裏打攪大人……關於郵務的事情，不知大人有甚麼吩咐的沒有？

赫 沒有，沒有甚麼說的。（郵務局長鞠躬下）

赫 郵務局長，我也覺得是好人；很會當差，我喜愛這樣的人物。

第五場 赫列斯達奇福，陸克，如由門外推入狀，聞其後如放聲說，『不用害怕。』

陸克（手握腰刀肅立抖擻） 告稟大人：卑職是本縣學堂的校長，係第九級的官銜，名叫陸克。

赫 好，請坐，請坐！ 吸一枝雪茄煙罷？（遞煙）

陸克（自語不決）這才是突如其來了！ 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事情。 接着還是不接着呢？

赫 接着，接着罷。這雪茄煙不很壞。自然是不如聖彼得堡的好。哦，在那兒我都是喫二十五塊錢一百支的雪茄煙——那你喫着，簡直的捨不得放手。這兒有火，你吸煙罷。（遞火）

陸克 （二面試吸煙，一面戰慄）

赫 你不要吸那頭呀！

陸克 （煙驚墮，急拾自語）糟糕，膽小弄糟了！

赫 我瞧你是一個不會吸煙的。實在說我就是有這點兒缺點，再就是見了婦女，總不能不動於心的。你怎麼樣？你是喜歡頭髮黃的婦女，還是喜歡黑頭髮的婦女呢？

陸克 （不知所措詞）

赫 不要那樣，你就光明正大的說罷！我一定要你告訴我，你所好的是怎麼樣？

陸克 回稟大人……(向一旁)我實在不知怎麼回答好。

赫 啊！啊！你不願意告訴我。你心內一定是喜愛一個甚麼黑頭髮的姑娘，你不好說得，是不是？

陸克 (不語)

赫 啊！啊！臉紅了！你看！你看！你爲甚麼不說呀？

陸克 不敢冒瀆，老……大……陛……(向一旁)糟了，祇說不出話來，糟了！

赫 不敢，我的眼睛看着，你像很膽小是的。我想你大約是都不喜歡他們罷，是不是那樣？

陸克 嚇！

赫 你看我這回真奇怪：在路上把錢都用完了。你能不能借給我三百塊洋錢？

陸克 (手握衣袋自語)哎呀，不好了！錢怕不在這裏了罷！有了！

有了！（取出錢戰慄遞與）

赫 很謝謝你。

陸克（手持腰刀肅立不敢在這裏攪擾大人）

赫 再見罷！

陸克（疾趨出向一旁屢呀，謝天謝地！ 不怕他到學堂去參觀了！

第六場 赫列斯達奇福，阿切密持腰刀肅立

阿切密 告稟大人，卑職是本縣醫院的院長，係第七級的官，名叫阿切密。

赫 你好！ 請坐下罷。

阿切密 卑職在屬下的醫院隨侍過，接待過大人。

赫 哦，是的！ 我還記得，在你那裏喫的早飯很好。

阿切密 深願爲國盡職。

赫 我實告訴你說，我的毛病就是喜愛好酒好席。只怕你今天花錢很多。

罷。

阿切密 怕是有(的)。(半晌不語)軍職可以算是爲國家出力犧牲一切了。

(挪椅近坐低語)大人知道那郵務局長嗎？他是每天慫甚麼事情不辦。

所有的事件，都擱起來了。寄包裹呀，甚麼的，一概停留不發……大人不

妨查看查看去。審判官也不好。他不是將纔來過了嗎？他盡去打

野兔兒，在衙門內喂狗。他這人的行爲呀……我爲願全國家的公益，雖

說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能不在大人面前說實話——他這行爲太

不對了，有應得的罪名。這裏有一位鄉紳多不稱，大人昨日已然見過了，

每逢那位鄉紳波不稱一出門去，他就去找他的婦人去。這話一點不假，

我可以起誓……大人要是看那些小孩子們去，沒有一個不像多不稱的。

都是一樣的，就是那小姑娘，也跟鑄成的一個審判官不差甚麼。

赫 有這一回事嗎？這真是想不到的了。

阿切密 就是這裏的那位校長罷……我不明白上司何以把這職務信任他。他比革命黨還要壞，他教育青年子弟，用的並不是正當法則。他這分兒糊亂來，說都說不盡，卑職都給大人用紙寫出來好不好？

赫 好，都用紙寫出來也好。我很樂意，沒有事的時候，我很愛看看開書……你號甚麼？我總忘了。

阿切密 卑職名叫阿切密。

赫 哦，是的，你叫阿切密，也好，你告訴我，你有小孩子沒有？

阿切密 有的，有五個呢，兩個已經成人了。

赫 你說是成人了！他們甚麼……他們那個甚麼？

阿切密 大人問的是他們叫甚麼名字不是？

赫 是的，他們叫甚麼？

阿切密 長子叫尼可拉，次子叫移萬，三小女叫葉力扎維達，四女叫馬來

耶，五女叫別列別投亞。

赫 這很好。

阿切密 不敢在這兒多打攪，也免得耽誤卑職的辦公時間，卑職告辭了：

……（鞠躬下）

赫（送出）不要緊，沒有的事。你說的那些話可笑的很。有工夫請你再來……我很喜歡這樣。（復回開門叫阿切密）你，你怎麼呢，我老忘了你的名字。

阿切密 卑職名叫阿切密。

赫 哦，阿切密，你作點好事罷，我這次很奇怪。一路上盤費用盡了。你有沒有錢放債——借我四百塊洋錢，怎麼樣？

阿切密 有，有。

赫 很謝謝你。

第七場 赫列斯達奇福，波不稱，多不稱。

波 告稟大人，小民是本城住戶，名叫波不稱，我父親叫移萬洛福。

多 本縣紳士多不稱參見大人。

赫 哦，是的，我看見你們了。你，好像是那時候跌了一交？ 怎麼樣了，現在你的鼻子好了嗎？

波 託大人的福，現在已經全乾了，有勞大人聖念。

赫 乾了就好了，我很高興……（忽間斷其詞）你們沒有錢嗎？

多 錢？ 有錢怎麼樣？

赫 借給我一千塊洋錢。

波 這樣多可沒有，你有嗎，多不稱？

多 現在我身上沒有。回大人的話，小人的錢，通放在貧民救濟局呢？

赫 也好，既沒有一千，那就借一百塊錢罷。

波 (急由衣袋中出錢) 多不稱, 你沒有一百塊洋錢嗎? 我這兒有四十塊,

多 (計點錢數) 通共只有二十五塊。

波 麼, 多不稱, 你再找一找, 好不好? 我知道你那右邊衣袋是一個夾的,

你在那夾衣袋內找找看呀。

多 沒有, 夾衣袋內也沒有。

赫 好罷, 就是那樣罷。我不過是如此而已。好罷。你們就借給我六十

五塊罷……也不差甚麼。(接錢)

多 小人有一件小事, 要候大人的示下。

赫 甚麼事?

多 事情是很小的。小人有一長子, 他是沒有結婚前生的……

赫 是嗎?

多 這也就是這樣說罷, 他可確是我的兒子。我們先就同結婚一樣, 都照

規矩辦了。後來我想法子，就把這婚姻變成合法的了。要懇求大人，把我這兒子也認爲合法的。也賜名爲多不稱。

赫 好罷，就是那樣罷，那沒有甚麼不可以的。

多 稟大人，這個兒子才能好着的呢。小孩子就有那樣大的學問，背誦詩詞很多，每到那兒去啦，就要填詞賦詩，那個好法就不用提了。波不稱，你也是知道的。

赫 好，很好！我來替你鼓吹來，我給你傳出去……我很希望……這都可以作到的，是的，是的……問波不稱，你有甚麼求告的嗎？

波 小人也有點兒很小的事件求您。

赫 甚麼事呢？

波 小人求的是，大人到了聖彼得堡的時候，告訴那裏的王公大人，說是某王爺，某大人，在某城內住着有這麼一位波不稱呢。這就行了。

赫 很好！

波 若是覲見皇帝的時候，也可以告訴皇帝。說是啓奏陛下，在某城中住着有一位波不稱呢。

赫 很好，很好。

多 小人在這兒久擾大人了，望求恕罪。

波 小人在這兒久擾大人了，望求恕罪。

赫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很高興的。（送出）

第八場 赫列斯達奇福（一人）

此地的官員不少。我看他們好像把我當作政府派來的人似的。不錯的，我昨天同他們說的話內有因，這一羣人，够多糊塗！我把這些事都寫到聖彼得堡去告訴脫雅營，釋欽去。他是個作小說的，讓他去好好兒去點綴點綴去，哎！何喜卜！拿紙與墨水來！何喜卜由門間

探首回道『就拿來』脫雅贊釋欽這人呵，真是，誰要落到他嘴裏去了！就留神罷，那怕是他的父親，也是一字不饒的，也愛錢，可是話又說回來，這些官員，都是好人，他們借給我錢了，不能說他們壞，讓我點一點錢數看，這是審判官的三百塊，郵務局長三百塊，八百塊，七百塊，八百塊；這一百塊錢怎麼儲到這個地步！八百塊，九百塊……哦呵！過了一千啦……現在是資本家了！看你們誰再來罷！瞧瞧誰把誰怎樣！

第九場 赫列斯達奇福，何喜卜（拿紙與墨水上）

赫 哈！何喜卜！你看人家怎麼奉承我，怎麼招待我？（寫）

何 是呀，託上帝的福，可是您知道不知道，老爺？

赫 怎麼啦？

何 應當走啦，到時候了。

赫（寫）你看這是怎麼回事！甚麼緣故？

何 這很容易見得出來呀，誰管他們，我們在這兒逛了兩天啦——變也就够了！作甚麼還同他們纏在一塊兒呢？別管他們啦，要是又有一個別人來了……那您怎麼辦呢？我們本來是很好的呀，到那時候就要栽筋斗了！……

赫 不能，我還要在這兒住一夜，明日走罷。

何 爲甚麼要明日走呢？老爺！我們走罷！他們待您，固屬是很體面的了，可是到底還是快走的好；您知道他們是把您當作一個別人啦……您這樣的一路耽擱，老太爺也要生氣啦。我們不要栽筋斗罷！但是必得跟他們要幾匹好馬纔是。

赫 寫好罷，可是你先把這封信拿去發了他，順便就找馬匹。那馬是必要留心挑選頂好的。告訴馬夫說，我每人給他們一塊錢，叫他們要趕的快。
接寫我想脫雅管程欽看見這封信要笑壞了。

何 老爺，我叫這裏的人給您送信去罷。我自己在這裏收拾東西，不要白費時候。您瞧好不好。

赫 (寫好，你給我拿燈來罷。

何 (下，在後臺說，下面聽着，這裏有封信，拿去發了他。告訴郵務局長，叫他免費。並且吩咐牽幾匹上好的馬來，大人要用。告訴趕馬的，大人是不能花錢的；因為這出差是官家的事情。還得叫他要趕快些，不然，大人就要生氣了。等一等，信還沒有寫得呢？

赫 (接寫他現在在那裏住啦？在陂遲譚，還是在喀拉哈魏住呢？他

也是常愛不給够錢就搬家了，我隨便給他寄到陂遲譚去罷。(封信簽字)
何喜卜 (捧燈上，赫列斯達奇福封信蓋戳，聞結爾日莫爾嚷聲，哎，到那裏去

? 告訴你說罷，誰也不放進去。

赫 (遞信與何喜卜，哪，拿去罷。

衆商人嚷聲 放我們進去罷，老總！ 我們是有事情來的，您別不放我們進去。

結爾日莫爾(嚷聲) 走開，走開！ 大人睡覺了，不接見。(嚷聲愈厲)

赫 何喜卜，外頭甚麼事情？ 你去看看，嚷甚麼。

何 (由窗戶外望) 有些個商人要進來，警察們不放他們進來，他們拿着呈子晃搖，一定要是見您的。

赫 (至窗戶外) 你們作甚麼，好百姓們？

衆商人嚷聲 小人們求見大人，望大人吩咐放我們進來。

赫 放他們進來，放他們進來！ 何喜卜，傳話出去，叫放他們進來。(何喜卜下)

赫 (由窗戶中接呈拆開其一讀) 具呈人阿卜杜鄰，謹呈訴於管理財政大人台前……」誰知道是些甚麼！ 這樣的官銜那裏有呢！

第十場 赫列斯達苛福與衆商人(攜酒一籃砂糖塊若干)

赫 我看你們都是良民呀，有甚麼話說？

衆商人 大人明見。

赫 你們有甚麼事情？

衆商人 望大人施救，有人無端的欺壓我們良民。

赫 這是那一個？

衆商人中一人 這就是本縣的縣知事。這樣的縣知事，真是從來沒有遇見過。那殘虐百姓的情形，真是描寫不盡。實在叫小人們難以安生，不問事情是與不是，要不用甚麼去運動去，立刻就以手拈鬚說道：「噫，你們這些愚民，實在頑劣的很。」小人們還有規矩是必須遵守的。本縣太太與小姐的衣服以及應用物件，都歸我們辦去。這我們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他們還不知足，還要到我們鋪家去見甚麼拿甚麼，瞧見一匹材料

啦，就說：『好呀，這匹材料不錯，送到我那兒去罷。』好罷，只好送去罷。
可是這匹材料至少亦須五毛錢壹尺。

赫 是眞有那樣的事情嗎？那知事簡直成了折白的啦！

衆商人 這樣知事誰不恨他，沒有不恨他的，每次遇見他，總是在甚麼舖中，他并且不論好的壞的進要，那怕再壞到不堪的東西呢，他也是要的。有一回那黑孝子放在盒子內已經七年啦，我們店內作工的都不喫他，這知事呢，還是拿些一食·安唐(古人)的節氣日子，也算是他命名的日子，那是不論甚麼，只要你給他，沒有不要的，還有他自己眞正命名的日子，也得送他些禮物，眞是無法，不得不送他些東西。

赫 這樣簡直是強盜了！

衆商人 麼，還有利害的呵。若是那一個不留意侵犯他了，那就立刻派整隊的兵到你家內住起來，若是還要說甚麼，就連門也封起來啦。他說：『我

不叫你們的身體喫苦——那是法律所不許的。你們要不要上我那兒喫魚去！」這一喫魚，他又不知要我們些甚麼了。

赫 噯呀，怎麼那樣壞法。這樣罪名，應當充軍到西比利亞才是呢？

衆商人 充軍到那裏去，那都隨大人的便——那裏都好，只要離着我們遠些就得。小人們敬獻酒一籃砂糖塊若干。求父母大人施救，讓我們安居樂業。就感戴不盡了。

赫 不能，你們不要那樣打算；我是恁甚麼賄賂都不收的。要是比如說你們借給我三百塊洋錢，那就另是一回事了，借給我錢我是要的。

衆商人 父母大人，那好罷，就是那樣辦罷。（取錢三百塊錢算甚麼！）只要肯幫我們，我們不如送他五百塊洋錢的好些。

赫 好，好，借給我——沒有得說的。我只好受着罷。

衆商人（以銀盤託錢呈上）也請大人把這銀盤一塊兒收着罷。

赫 也好，銀盤也可以收着的。

衆商人（鞠躬）求大人連這砂糖塊通通收下怎麼樣？

赫 哦！不能！不論甚麼賄賂我是不收的。

何 回老爺的話！老爺如何不收？也收下罷！這砂糖塊，在路上

是有用的，把那些都拿來罷，存着還有用呢，那是甚麼？是繩子嗎？

把繩子也拿來——繩子在路上也是有用的，車要是壞了，或是有別的壞了，都可以用這繩子綁着。

衆商人 就求大人施恩搭救了！如果大人不肯出力，那我們就不知怎麼樣了；只怕要在水火中過日子了。（衆商人下，聞一婦人聲）不能，你不能不讓我進去！你不要這樣打我！我把你也告下來。

赫 誰在那裏嚷？（至窗前）你這婦人要作甚麼？

二婦人聲 求大人寬恩！吩咐讓我們進來，有所告稟。

赫 (由窗間) 放他們進來。

第十一場 赫列斯達奇福, 木作匠妻, 排長妻。

木作匠妻 (鞠躬跪下) 拜見大人……

排長妻 拜見大人……

赫 你們是那裏的兩位婦人？

排長妻 小婦人是排長的妻室, 叫移萬挪瓦。

木作匠妻 小婦人是本縣居民小木作匠的妻室, 名叫愛佛郎亞, 我的父親

是……

赫 慢着, 你先說一句話, 你要作甚麼？

木作匠妻 小婦人不敢, 要在大人台前, 狀告本縣知事老爺。無惡不作！

求大人明鑒, 叫他子子孫孫與那賊官同他的伯叔兄弟諸姊妹永世得
不了好處！

赫 爲甚麼緣故？

木作匠妻 小婦人的丈夫，還沒有到服役的日期，他就叫他當兵去了。

這賊官多可惡！按照法律，也不能那樣辦法他是個有妻室的人呀。

赫 他怎麼能這樣辦法呢？

木作匠妻 是這賊官作的，他是作了求上帝叫他這輩子與那輩子都得不到好處。他要有伯母同孀母同他的親生母親，叫他們被衆人羞辱死，他的父親要還在，叫那老東西發急症死或是乾咳嗽一輩子，小婦人恨不能食那賊官的肉。照常兵的次序，他應當叫那裁縫的兒子去的，那裁縫送他些個東西，他就裝瘋裝醉，派那盤切列葉瓦商婦的兒子，盤切列葉瓦送給那賊官的太太三匹布，他就派到我們頭上來了。他說『你要丈夫作甚麼？他爲你沒有甚麼用處呀』有用沒有用，我自然知道，那是我的事情。這賊官怎麼管得着呢！他說『你丈夫是個竊賊。現在雖

說沒有偷竊，那也是一樣，他將來也是要偷的，再說，他就是不偷，我明年也是要派他去當新軍的。」這賊官豈不知道，我沒有丈夫怎麼行呢？

我是個柔弱的婦人，他拆散我們夫婦，太無心肝！叫他一家人死了都到地獄去！要是他有岳母，也叫他岳母……

赫 好，好！ 够了，你呢？（問排長婦，送木作匠妻出）

木作匠妻（出望大人開恩——替小婦人作主！

排長妻 小婦人也是告本縣知事老爺的。

赫 是怎麼回事？ 你簡單的說來。

排長妻 被他毒打了，大人。

赫 怎麼呢？

排長妻 父母大人，是錯打的！ 在市場上，有兩個婦人打架，巡警沒有趕上，就把小婦人捉去了，毒打一頓，叫我兩天坐都坐不住呢？

赫 現在你要怎麼樣呢？

排長妻 一定也是沒有法子了。他們把我錯拿去了，要罰我。現在我的錢都是有用的，沒有答應，所以遭此毒打。

赫 是了，是了！去罷！我自然有辦法就是。（由窗戶間伸出詞狀還有誰在那裏？）（至窗前）不願意了，不願意了！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走開）討厭了，誰管那些個，何喜卜，不要讓他們進來！

何 （由窗間噓）去罷，去罷！時候過了！明日再來罷！（門忽開，放一

畫像出，穿粗洋紗外套，滿嘴鬚鬚，掇着嘴臉，其後面隱躍多此類人）

何 去罷，去罷！還來作甚麼？（雙手攸前人腹，推出放到門外，即關其

門）

第十二場 赫列斯達奇福與馬利亞

馬 啊！

赫 姑娘爲甚麼害怕？

馬 不是，我不是害怕。

赫 (作媚態) 姑娘，我很高興你們這樣的招待我，把我當作……可以不可以

問你，姑娘，你打算上那裏去？

馬 實在說，我那裏也沒有去過。

赫 你因爲甚麼，比如說，那裏也沒有去過呢？

馬 我以爲母親在這裏……

赫 不是，我問的是你爲甚麼那裏也不去？

馬 我怕妨礙您，您是一位作大事的人。

赫 (作媚態) 可是你那兩隻眼睛，比我的大事強多了……你於我一點兒妨

礙也沒有，無論如何，都沒有妨礙，並且是相反的，你能叫我快慰。

馬 你說的話，是京都派。

赫 爲你這樣一個美貌的人，我要大膽撥個座位給你，能不能有這幸福？

不是，爲給你的不應當說座位，應當說給你皇帝御座才是呢？

馬 我實在的不知道……我急於要去。（坐下）

赫 你的手帕怎麼那樣好看！

馬 您取笑了，您盡取笑我們省內的人不如京內的人。

赫 姑娘，我怎麼能作你的小手帕兒的替身，圍圍你那紛頸呀。

馬 我完全不懂你的話，甚麼小手帕兒……今天天氣非常好。

赫 姑娘，你那櫻唇比天氣好多了。

馬 您盡說這樣的話……你教給我幾首詩，給我寫出來作爲紀念好不好？

？ 您一定記得詩詞很多的。

赫 爲你姑娘，只要姑娘願意，要甚麼，有甚麼，你要寫那樣的詩？

馬 不論甚麼樣的，就是那——好一點的，新一點的。

[赫] 是那樣的詩呀？我知的太多了。

[馬] 隨便您給我寫那樣的罷。

[赫] 那就不用說了，我就不用背誦，也能寫出幾首詩詞呀。

[馬] 我很愛詩詞……

[赫] 那詩詞，我有很多的，我就給你寫這個罷。「哦，你在愁苦中，何必空怨

上帝，人……」還有別的……現在記不起來；再說，這全不要緊……除開

這個，還不如把我這點愛情獻給姑娘呢，你那秋波一轉呀……〔挪椅近〕

[馬] 愛情！我不懂愛情……我永遠不知道愛情是甚麼……〔挪椅遠〕

[赫] 你爲甚麼撥開你的椅子？我們兩個坐近點好些。

[馬] 〔挪遠〕坐近些作甚麼？遠也一樣呀。

[赫] 〔挪近〕坐遠作甚麼？近不是一樣嗎？

[馬] 〔挪遠〕那作甚麼呢？

赫 (挪近) 這你看着不過是近些; 你想想還有甚麼好, 姑娘, 我怎麼有幸福能抱你一抱呵。

馬 (望窗外) 那是甚麼, 好像甚麼飛過去是的? 是鴉雀, 還是那別的鳥兒哩?

赫 (吻其肩望窗外) 這是鴉雀。

馬 (怒起立) 不要, 這就太過了……太看不起人了……

赫 (攔住) 姑娘, 恕我, 我這是出於愛情, 實在是出於愛情。

馬 您把我當那一般的省縣姑娘呵……(力掙要去)

赫 (仍攔住) 出於愛情, 真是出於愛情。我不過是鬧着頑兒的馬利亞別生氣! 我要給你跪下, 求你恕我了。(跪下) 恕我罷, 求你恕我, 你看我這裏跪下了。

第十三場 原人暨安娜

安娜(見赫列斯達奇福跪着) 啊,多好看呵!

赫 啊,那兒有的事!

安 (向其女)這是甚麼緣故,姑娘? 怎麼有這樣的舉動?

馬 我,母親……

安 滾開去! 聽見沒有,去你的,去! 你再來試試看。(馬利亞流淚下)

求您恕罪,我看這孩子實在奇怪……

赫 (向一旁)這婦人很有風韻,也很不壞。(跪下)太太,你看出來沒有? 我

非常愛你,我愛到極點了。

安 怎麼呀,您跪下啦? 啊,起來,起來! 這裏的地下太不乾淨了。

赫 不要跪下,一定要跪着,我要你明白告訴我,是讓我死,還是讓我活。

安 您等一等罷,您說的話,我還不知道是指着誰呢。您怕是指着我的女兒說的罷,對不對?

赫 不是，我是愛的你呵。我的性命就懸在一絲上了。若是你不讓我愛你，我活着也無味了。求你許我親親你的手罷！情火在心裏燒，萬望你要救我。

安 可是您聽我說，我有些不同……我是有夫之婦了。

赫 這個無妨！在愛情上原沒有分別。喀拉金還說的有呢：『法律有窮，我們可以桃之天天……求你許我親親你的手，親親手！』

第十四場 原人暨馬利亞（忽跑上）

馬 母親，父親叫你……（見赫刺斯達奇福跪着嘆）啊哈，怎麼又這樣啦！

安娜 啊，你作甚麼來？有甚麼事？你來作甚麼啦？怎麼那樣輕狂！像鬼追來了是的，忽然跑進來！你有甚麼新鮮事情？你想起甚麼來了？簡直同三歲的小孩子一樣。不像不像，實在不像十八歲的姑娘，我也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才省事呢？甚麼時候才能明白，才

能懂一點規矩呢！

馬 (流淚) 母親，實在我是不知道……

安 你腦筋裏一定是有了毛病了；你瞧瞧阿莫斯的姑娘看，你學甚麼比他！——就說不學他們罷，你也有別的樣子啊——你可以學你的母親，我啊，你應當學我這樣才是呢。

赫 (拉女手) 安太太，你不要責備你的女兒，你對於我敬愛的姑娘說兩句好話罷。

安 (驚異) 這你是愛他呀？……

赫 你說定罷：讓我死，還是讓我活着。

安 啊，你看！糊塗孩子，啊，你瞧，就爲你這不成看的東西，叫人家客人跪下來了，你又忽然跑進來，像瘋了是的，你還站在這兒啦，你是有意叫我們不答應嗎？你不配有這樣福氣呵。

馬 不這樣啦，母親，我以後決不這樣啦。

第十五場 原人暨縣知事喘息

知事 大人施恩！大人明察！

赫 你有甚麼事情？

知事 有些商人在大人臺前告狀了。他們所告，實在並無其事，誣妄已極。

排長的婦人說卑職因錯誤痛打了他，也是謊言，都是他自己打的自己，與卑職無干。

赫 排長的婦人已經去了——我不管那些事！

知事 別信他的話，別信他的話，他們這樣撒謊的人……就這樣大的小孩子也不信他們哪，這裏滿縣城的人，都知道他們撒謊。他們那欺騙手段，回大人的話，實在是世界少有的。

安娜 你知道大人怎樣的恩典我們嗎？他要親親我們姑娘的手，求許

給他爲婚。

知事 那兒有的事，那兒有的事……夫人，你昏了罷，大人望勿發怒，這小女資質粗陋，怕不能侍奉箕帚，他母親也是愚人，望大人寬恕。

赫 是的，我的確求婚來着，我很愛他。

知事 不敢相信，大人！

安娜 是的，大家都那樣說呢！

赫 我不是同你們說着頑的……我實在愛他，再你不相信，我就要得精神病了。

知事 不敢相信，實在高攀不上。

赫 你要是不把你那姑娘許給我，讓我親親他那嫩手，誰知道我要怎樣！

知事 大人說着取笑，實在不能相信，大人莫怪。

安娜 麼，你這蠢材！真是的，人家這裏不是當面向你說嗎？

知事 不能相信。

赫 許給我罷，許給我罷！我是萬分情急了。我簡單一句話你不許給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叫你受罪。

知事 哎呀，上帝，我是身心無過。請大人暫息雷霆，但憑尊意就是，卑職頭腦已昏，實在是不知所措。這糊塗真是生平所未有的。

安娜 好罷，就是罷，但願和諧到老！

赫 (同馬利亞上前)

知事 上帝賜福，但願你們偕老！
(赫列斯達奇福與馬利亞接吻；知事呆望啊，真有這事，據說，哎呀，安唐！哎呀，安唐！哎呀，縣知事！你看真有這樣奇巧的過合！啊！奇巧！

第十六場 原人暨何喜卜

何 車馬齊備了。

赫 好，就來。

知事 怎麼，大人要走嗎？

赫 是的，要走了。

知事 可是甚麼時候，就是……大人不是說，彷彿要在這裏結婚嗎？

赫 這事情……我去去就來，我的叔父是一個富翁，我到那裏去住一天，我

明日就回來。

知事 不敢阻留，但望大人早去早來就是。

赫 一定，一定，我那裏能不來呢。再見罷，妹妹……不是，我簡直說不出來

了！再見罷，我的愛妻！

知事 大人在路上不短甚麼使用嗎？大人不短錢使嗎？

赫 不用，要錢作甚麼？（略想）哎，也好罷。

知事 大人要多少錢呢？

赫 你上次給我二百了，不是，錯了，那是四百——我也不瞞你，——現在你給我四百塊錢就行了。讓他一共八百塊錢好些。

知事 有，有！〔取出鈔票〕給大人挑新的。

赫 啊，是的，〔接錢細看〕這好。有句話說的是，得新鈔票者有新幸福。莫非就是我罷？

知事 不錯的。

赫 安唐，再見，承你優禮有加，很是感謝。我還沒有受過你這樣優待，心中感激你就是。安娜，再見，馬利亞，我未婚的愛妻，再見！〔同下〕

臺後

赫 噓聲 馬利亞，天仙，再見！

知事 噓聲 大人怎麼樣？ 就坐在那木板車上嗎？

赫 噓聲 是，我這樣坐慣了，那有彈弓的車，我坐着頭昏。

車夫喊聲 哦……得脫……哦……哦……得脫得脫……

知事喊聲 墊上點兒甚麼也好呀。墊上一牀氈子罷？我吩咐拿一牀

氈子來，好不好？

赫喊聲 不用，要他作甚麼？那不是白費事嗎？也好，叫他們拿牀氈

子來罷。

知事喊聲 哦，阿福多加！你到堆東西的屋內去，挑一牀上好的氈子來，

——拿那波斯國的，碧玉色邊兒的，快去！

車夫喊聲 哦……哦……得脫……得脫……

知事喊聲 大人幾時可以回來？

赫喊聲 明天或是後天。

何喊聲 那是氈子嗎？拿到這裏來，這樣放着！把乾草放在那邊。

車夫喊聲 哦……得脫得脫……

何喊聲 那邊！那邊！這裏！再過去一點兒！好了！這都

好了！（以手拍髀老爺，請坐着罷！

赫喊聲 安唐，再見！

知事 大人，請！

婦女喊聲 再見罷，大人。

赫喊聲 再見！再見！

車夫喊 哎，走！快走！哦……哦……得脫……（車鈴響，閉幕）

第五幕（佈景）房與前同

第一場 知事，安娜，馬利亞。

知事 安娜，怎麼樣啊？這件事情你想到了沒有？有這種奇運氣，真想不到，你說實在話罷，你夢都沒有夢想到一個這樣的知事夫人……
哎，有這樣奇運……忽然同這樣的貴人作了親戚。

安娜 完全不是這樣說。我早就料到是這樣了。你把這件事情當作如同得了奇珍異寶一樣，因為你這人眼界太小，見識平常，從前沒有看見過一個這樣齊齊整整的人。你說你是不是這緣故？

知事 夫人，我自己就是一個齊齊整整的人。可是，安娜，你知道現在我們成了甚麼樣的人！啊，安娜？現在可以說是高高在上了！且住，我們現在可以治治那些個告狀的，遞呈子的了！哎，有人沒有？（衛兵上）啊，你是宣萬！你去把那些買賣人都給我抓了來！讓他們也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好容易就那樣去控告我？你們這樣好人作的好事情！你們就等着罷！先前我只拿出一半利害來，現在我全讓你們瞧瞧。把那控告我的全給寫下來，那些寫詞狀的更可惡，都給我，把他們寫上，給我傳去。並且你告訴他們說：知縣老爺把姑娘聘給了！不是那平常的人，就是那世界少有的現任巡按大人。讓他們知道，他們

所控告的那人，上帝特賜榮寵，給他一個這樣的快婿。現在正掌生殺之權呢，叫他們當心罷。你就滿街這樣喊，叫百姓們大家知道。那怕拿鈴滿街搖去呢，也沒有甚麼的呀（衛兵下）你以為怎麼樣？安娜？啊？我們現在怎麼樣呢？還是就住在這兒，還是搬到聖彼得堡去呢？

安娜 自然是搬到聖彼得堡去住。那兒能够在這兒住着呢？

知事 搬到聖彼得堡去，就搬到聖彼得堡去……這兒住着也沒有甚麼不好的呀！我想這小小的縣知事，那時也就不屑做了啦，怎麼樣，啊，安娜？你以為怎麼樣？

安娜 那是一定的了。縣知事算得了甚麼。

知事 你知道現在我們可以得大官銜了。他同那些國務員要好，又常常進宮去，他一定能給我們一個將軍。你以為怎麼樣，安娜，可不可以做將軍去？

安娜 自然是，可以去。也許還大些呢！

知事 哎，不用說別的，將軍也就够體面的了！前呼後擁，騎兵分隨左右，但是，安娜，你以為騎兵是紅隊的好還是藍隊的好呢？

安娜 那一定是藍隊的好。

知事 哎，你看你喜歡的！紅隊的也好呀。你知道爲甚麼要作將軍？

——因爲有時候要到那裏去——那前面總有報馬與隨侍軍官跑着，「騎在馬上！」到車站那兒，便隔斷行人，誰也不放進去了，大家都鵝立在那兒等着滿城的大小官員隊長，知事等都在那兒候着，你自己呢，端坐車上，昂然不動的就過去了。要是在甚麼地方到總督省長那裏喫飯去——

那知事呢，站在一旁！哈！哈！哈！（大笑）您想這多有趣味！

安娜 你所好的都是那些粗俗的事情。你應當知道我們那過日子的法則，要另換一個樣子了。你所認得的那些人，也不是甚麼審判官去同

你打野兔子哪，也不是甚麼醫院院長阿切密了；你認得的人都與這些人不同了，都是那些上等社會有學問的人了，都是甚麼公爵及大員；可是我真替你害怕：你有時說的話在上等社會間一輩子聽不着，說出那種粗話，那不是難看嗎？

知事 那有甚麼要緊？說話還有甚麼利害關係嗎？

安娜 那是的，你作知事的時候，那有甚麼要緊呢？可是你要明白，那時候的生活另是一樣啊。

知事 是的；聽說那兒有兩種魚：叫查魚鰻魚，那要喫起來，連舌頭都要吞下肚子去了。

安娜 你們看他盡想喫魚就完了！我要的是叫我們家在聖彼得堡算第一戶人家，在我們房內有那樣的琥珀，叫人進去睡不開眼，只能够希睜着眼作夢啊哈！多好哦！

第二場 原人暨衆商人

知事 啊！好東西，你好噯！

衆商人 (鞠躬) 給老爺請安！

知事 怎麼樣，夥計們，你們好呀？ 你們的買賣好呀？ 你們怎麼告我

啦，你們這些找死的，小販子們？ 大騙子，小禽獸，混賬東西！ 告狀？

爲甚麼？ 我要多了錢嗎？ 你們以爲要叫我坐牢的！……那知道

鬼使神差，不叫你們那樣……

安娜 啊哈，上帝呀上帝，您怎麼說出那些話來，安唐！

知事 (不滿意) 啊，現在不管說的話了！ 你們知道就是你們向他告狀的

那位大人，現在要同本縣的女兒結婚了嗎？ 怎麼樣？ 啊？ 現在

你們還有甚麼說的？ 我現在叫你們……你們冤枉我……你們給國

家出點錢罷——你們拿出十萬塊錢來入官，賣剩下的哈喇呢捐他二三

正，將來還有獎賞呢。要是知道你們這樣，只怕要把你們……你們那樣大模大樣的走，他是商人，別動他，以爲你們這些作買賣的人都像王公大人一樣。你們是王公大人嗎？……羞不羞！王公大人是有學問的；雖說學堂責備他們，那也是教訓他們的好話，是有益的事情，你們呢？

你們開頭學的盡是欺騙。你們的主人還要責備你們說你們不善於騙呢。你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說這孩子行了啦，會騙啦；肚子一寬裕，衣裳一充足，就擺上架子啦，這不是怪事嗎！莫非是你們一天儉滿十六袋，所以擺架子？我可是看不起你們，那架子也不用在我面前擺！

衆商人（鞠躬）安唐老爺，我們錯。

知事 告狀？你也不想你們造那個橋的時候，你們買材料不到一百塊錢，你們開了兩萬，那是誰幫你撒謊？那不是我幫助你們嗎，狗鬍子？難道說你們把這事忘了不成？我跟你們說，就拏這事說，也可以把你

們充軍到邊遠地方去了。——你們有甚麼說的？ 啊？

一商人 老爺，是我們錯——我們讓鬼鬧糊塗了。再不敢告您就是。只要您不生氣，您要甚麼，有甚麼！

知事 不生氣！現在你們也可以照我的樣子了，因為甚麼呢？——因為我也給人家了；要是你們有點兒能力，只怕你們這起惡棍，要把我一腳踢到泥坑內去，還要拿大塊木頭在上面壓着呢。

衆商人（鞠躬到地）老爺，別害我們，老爺！

知事「別害你們！」現在：「別害你們！」原先怎麼樣？我要把你們

……（揮手也罷，上帝饒你們，我也不記舊惡；可是你們要小心點，要留神！

我的姑娘不是嫁一個平常的人，你們要給我慶賀……明白了沒有？

這賀禮不能同平常一樣，甚麼幾塊糖幾條魚就行了……好罷，去罷！

（衆商人下）

第三場 原人，阿莫斯，阿切密，拉斯達奇福。

阿莫斯（由門外喊入）安唐，你相信不相信？ 你有天大的幸福？

阿切密 你這樣好的幸福，恭喜賀喜，我聽見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親安

娜手）恭喜你！（親馬利亞手）恭喜你！

拉斯達奇福上 安唐，恭喜你，上帝保佑你長命百歲，兒孫滿堂！（親安娜

手）恭喜你！（親馬利亞手）恭喜姑娘！

第四場 原人，喀洛不欽，陸六可。

喀洛不欽 安唐，恭喜賀喜！（親安娜手）恭喜！（親馬利亞手）恭喜姑娘

！
喀洛不欽之妻 安娜，恭喜你新得這樣的好幸福。

陸六可 安娜，恭喜你！（執安娜手，轉向看戲人以舌頭作響，作快活狀親

手）馬利亞姑娘，恭喜你了！（執馬利亞手轉向看戲人作同樣快活狀）

第五場 衆來賓或穿午禮服或穿晚禮服，先向安娜道喜，後向馬利亞道喜，波不稱與多不稱擠入。

波 恭喜賀喜！

多 安唐，恭喜賀喜！

波 恭喜好福氣！

多 恭喜，安娜！

波 恭喜，安娜！（三人同時至安娜前鞠躬，額部相碰）

多 恭喜，馬利亞！（握手）恭喜賀喜！您將來的幸福無窮，有金衣服穿，有各種的，頂好的湯喝，可以快活一世了。

波（搶說）馬利亞，恭喜賀喜！上帝賜你富貴雙全，金銀堆積如山，兒子這樣大的，哪，這樣大的。（以手比）可以放在手掌上坐着，是這樣！小孩子不住的哭着：哇！哇！哇！

第六場 又來賓數人道喜，陸克偕妻上。

陸克 特來……

陸克妻（趨前恭喜你，安娜！（接吻）我實在喜歡！我聽見旁人說：『安娜的姑娘有了人家！』』『噯，上帝！』我這樣一想，高興到了不得，向我丈夫說：『你聽見沒有，陸克！安娜有這樣大的幸福！』』『噯，』我想是，託上帝的洪福！』我告訴他說：『我喜歡到無以復加了，我急急的就要到安娜那裏去當面道喜去』……』『噯，上帝！』我想：『安娜原要給他女兒擇一個好女婿的，現在果然有那樣運氣，他想甚麼樣的女婿，就得着了甚麼樣的女婿啦，』我簡直真是說不出來的喜歡。哭呀，哭呀，簡直的就哭起來了，陸克說：『你怎麼哭哪？』——我說：『陸克，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要哭，那眼淚就同泉湧一般的流出來了。』

知事 衆位，請坐！米什喀，多學幾把椅子來！（衆來賓就坐）

第七場 原人，警察官與衛兵

警官 給老爺叩喜，願老爺幸福無疆。

知事 謝謝，謝謝！ 衆位，請坐！（衆來賓坐）

阿莫斯 安唐，請你說一說，這件事情是怎樣動頭的，後來慢慢的便怎麼樣，

請你把這過去的情形，詳細的告訴我們看。

知事 這件事情過去的情形很是奇怪，是大人他自己求的婚姻。

安娜 他是很莊重，很溫柔的。他說的一概都很好的話。他說：「安娜，

我恭敬的就是你一個人。」那種有學問，有規矩的樣子，是再好沒有了的！他說：「我呀，你相信不相信，安娜，我把我的性命看的不值半文錢；

我都是爲崇拜你這樣好性格的人……」

馬利亞 啊哈，母親！他那話是向我說過的。

安娜 住口，你甚麼事都不懂得，不關你的事情，你也來打攪來！他說：「安

娜，我爲你都迷糊了！他盡說那些媚媚的話……那個時候我就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敢希望這個。』他忽然的就那樣端端正正給跪下了。他央求說：『安娜，你救救我罷！你念我愛慕心切，你要不是這樣辦，只怕我的性命不保了。』

馬利亞 他這些話，母親，實在是對我說的。

安娜 那是一定的……在你面前也許說過這些話。我不能說他在你面前沒有說過這些話。

知事 他還那樣嚇。我們來着他說他要自殺。他說：『我要尋死去，我要尋死去！』

數來賓 你們看他說的！

阿莫斯 有這樣事情！

陸克 這真是前生註定的了。

阿切密 哦，不是前生註定的，前生註定那裏有那麼一回事呢。這是他那顏色同他那長像應得的，(向一旁)長的這樣標緻的人，自然是幸福好呀！

阿莫斯 安唐，我們原先說的那隻母狗，只怕現在我要賣給你了。

知事 不能，現在我那裏有工夫去買母狗去呢。

阿莫斯 傻，你不願意，我們再說別的狗罷。

柯洛不欽 之妻 啊呀，安娜，你們有這樣的幸福，你一定想不到，我是怎樣的

喜歡！

柯洛不欽 請問令婿現在到那裏去啦？我聽說他有甚麼公事出去了，

是不是？

知事 是的，他有要緊的事情，去一兩天就回來的。

安娜 他是到他的叔父那裏去請他來證婚的。

知事 請他叔父來證婚，明天就可以……(打噴嚏，衆人賀聲如雷)謝謝諸位

！ 明天就可以回來……（又噴嚏，賀聲雷響，聲浪較前尤巨）

警官 願老爺康健！

波不稱 活一百歲，金銀斗量！

多不稱 長命百歲！

阿切密 願你萬壽無疆！

柯洛不欽之妻 鬼神保護你！

知事 很謝謝，很謝謝，願與你們衆位同喜。

安娜 我們現在打算到聖彼得堡去住。這裏的空氣實在……太鄉了！
……實在說，很是不舒服……再說我的丈夫……他在那裏也可以得將

軍銜啦。

知事 是，不錯，衆位，不瞞你們說，我也不知怎麼回事情，很想，願意作將軍。

陸克 上帝必能讓你得着將軍的！

拉斯達可福 人是甚麼都不能給的，惟有上帝甚麼都能給你，若是他降福給你的時候。

阿莫斯 船之大者——必航於海洋。

阿切密 盡其心力者必有殊榮。

阿莫斯 (向一旁) 要是真作了將軍的時候，那我們也就有了照應了。我們也可以想法子弄個將軍作作！ 哎，這還遠呢，那裏就能說到這個地步呢。這裏還有比我強的，直到如今，還沒有作上將軍的呢！

阿切密 (向一旁) 哎呀，他一下就可以作到將軍了！ 他也許就能作將軍。他那派頭也像够作將軍是的。(向安唐說) 安唐，你到那時候，不要忘了我們。

阿莫斯 若是有甚麼事件發生，比方說有甚麼危險，還要求你代我們遮蓋些個，保護些個。

柯洛不欽 明年我叫我的兒子到京城去替國家辦事去，也希望你能照顧，願他能够父職子襲，作我的原官，那就很感謝了。

知事 願爲諸君效力，願爲諸君效力。

安娜 安唐，你總是答應人家這些事情。頭一件，你那裏有工夫管這些事情呢。怎麼能够呢，再說，你又爲甚麼要擔負這些責任呢？

知事 怎麼啦，夫人？有時也可以那樣辦的呀。

安娜 是可以的。但是那些須小事，你那裏能照管得那些個呢？

柯洛不欽之妻 你們聽他說的多好呀？

衆女賓 是的，他這個人總是那樣的。我們是知道的了。把他放在桌旁坐着，他的腳就……

第八場 原人，郵務局長（喘息趨上手執已拆信一封）

石帕欽 怪事，衆事，怪事！你們把他作巡按使的那一位官員，他不是巡

按使。

衆人 怎麼，不是巡按使？

石 完全不是巡按使，——我由信內知道的。

知事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由那一封信知道的？

石 就是由他自己寫的信內知道的。有人把他的信送到我郵政局去啦。

我一瞧那住址——寫的是：『聖彼得堡婆齒譚大街』我就大喫一驚。

以爲一定是巡按使見我辦理郵務不善，去詳報上司去啦。我就要拿來拆開瞧瞧。

知事 你怎麼敢？……

石 我自己也不知道，多半是心血來潮，就拿來拆開了。已經把信差叫來了，預備讓他發去的，可是想拆開的心思，非常之勝。彷彿有人說：『不能發去，不能發去。』又像說：『發去了就要治你的罪』是的，這一邊耳

桑裏聽說：「哎，不要拆開這信！要拆開了這信，怕就有性命之憂的呀！」但在那一邊耳桑裏聽見有鬼神在那兒告訴我：「拆開看看罷！拆開罷！拆開罷！」我把那信的火漆弄壞了的時候，我還是週身的不得勁兒，很害怕的，等到拆開了，就涼了半截啦。屢，週身全涼了。手也氣的發戰，人也氣昏了。

知事 你怎麼這樣的大膽，敢拆開這樣一個現掌生殺之權的大人的信呢？

石 就是因爲他沒有掌生殺之權，也不是甚麼大人咯！

知事 你以爲他是誰呢？

石 那個知道他是誰，他不是東西！

知事 怒怎麼，不是東西？你怎麼敢罵他不是東西？你還要說那個

知道他是誰呀？啊？我把你捉去監禁起來……

石 誰？ 就是你嗎？

知事 是呀，就是我呀！ 怎麼樣呢？

石 你只怕還沒有那樣大的權力呢。

知事 你不知道他要同我的女兒結婚嗎？ 我自己就快作將軍了。我

把你充軍到西比利亞去。

石 哦，安唐！ 說甚麼西比利亞？ 西比利亞遠着呢。我給你把這封

信念一念罷。衆位，我把這封信念給你們聽聽，好不好？

衆人 請念罷！ 請念罷！

石 (念)「逕啓者，近有一事，殊離奇，途中偶與某步兵隊長賭，資斧盡負去，宿食無着，飯店主人且欲置弟於獄，忽以弟京都衣貌之故，全城視弟爲私訪之巡按使，弟現住於知事家中，無不如意者，擬挑其妻女，不知將從誰何起，意將先挑其母，因其母尊崇弟意，易與也，迴憶昔日食饅首時，無資可付，偶

被貨主牽執，與兄台同受困苦，其窘狀亦已甚矣，今日視之，何啻天淵之隔。那滿城官員，莫不解囊相助，惟意所欲，無不立應，事之怪者，當莫甚於此也。兄台知之，得毋笑有司之愚乎？素知兄台嘗喜著作此等奇聞，不無可傳之處，望著爲短篇，附諸卷末，使官場黑幕，形於楮墨，未始於世道人心，無所裨益也，其一卽爲知事糊塗，所謂渾蛋者是……」

知事 哦！甚麼話！那信上沒有這樣寫着罷？

石 (示以信)你自己念去罷。

知事 (念)『所謂渾蛋者是』這不能夠！這是你自寫的。

阿切密 請你念罷！

陸克 念罷！

石 (接念)『其一卽爲知事糊塗，所謂渾蛋者是……』

知事 哦呵！還要重復一次呢！彷彿像不讀這一句不成功是的。

石（接念）『唔……唔……唔……所謂渾蛋者是，郵務局長，亦此類人……』

（住）這裏他也說了我許多不好聽話。

知事 那好，也請念罷！

石 那有甚麼意思？

知事 不能，要念就念罷！通篇都要念！誰管他那些個呢！

阿切密 讓我來念罷。（戴上眼鏡念）『郵務局長，亦此類人，恰似戲中衙門守兵米黑也夫，真宵小之徒，而又如醉似癡者也。』

石（向觀戲人）這可惡的小孩子，應當拿來痛打一頓就是了。沒有別的說的。

！

阿切密（接念）醫院院……長……長……長……長結舌。

柯洛不欽 你怎麼念不上來了？

阿切密 筆跡不甚清楚……再說顯見這個人是真可惡。

柯洛不欽 你拿來我念罷！我的眼鏡，我想比你的好一點兒。（取信）

阿切密（不與信）不用念了，這塊地方，可以把他放過去，後面的筆跡都還清

楚，還是讓我念罷。

柯洛不欽 是的哦，我知道哦。

石 不能，通篇都要念的！前面的不是通念了嗎。

衆人 阿切密，你給他罷。你把信交給他！讓他去念去罷。

阿切密 就給他。（付與信）且等一等……（以手指遮掩）從這裏念起罷。（衆

至其前）

石 念罷，念罷！沒有甚麼說的，通篇都念罷。

柯洛不欽（念）『醫院院長阿切密，純爲帽中之豬。』

阿切密（向觀戲人）這話說的不通！帽中之豬！那裏有豬在帽中呢

？

柯洛不欽 (接念)「學堂校長,週身惹氣逼人。」

陸克 這是從那裏說起,我拈也沒有拈過一顆葱呀!

阿莫斯 (向一旁謝天謝地,還沒有說我甚麼!)

柯洛不欽 (念)「審判官……」

阿莫斯 你看這!……(高聲喊)衆位,我看這封信太長了,再說也沒有甚麼關係了,念那些個廢話作甚麼!

陸克 不能!

石 不能,那是要念的!

阿切密 不能,你就讓他念去罷!

柯洛不欽 (接念)「審判官阿莫斯,係一完全摩維當。」(接係不合時宜不諳

禮教之謂……)(住)這應當是一個法國字了。

阿莫斯 誰知道那「摩維當」是說的甚麼。若是欺騙的意思,還算不了

甚麼·只怕比這個意思還要壞的多哩·

柯洛不欽 (接念)然而人均忠厚,皆喜交結,弟深蒙優禮相加,是可怨者也·

近日弟亦竊擬取法兄長,從事筆墨,誠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無聊苦况,罄竹難書,非從事於高一等之事業,殊鮮生人之樂趣·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 帶此拜達,不盡欲言·回書請寄薩拉脫扁省婆得喀基洛福莊可也·

(翻轉信念收信人地址)聖彼得堡,婆齒譚大街九十七號脫里雅營齒欽收·

某婦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了!

知事 該死,該死,真正該死! 怎麼這樣糊塗把一個那樣的豬嘴拿來當

一個人! 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追他回來呀,只好去追他回來罷!

(揮手)
石 那裏能追他回來呢·我特意的告訴校長,挑三匹好馬給他;並且也不知道怎樣的還給了他印信哩·

柯洛不欽之妻 這實在是，這簡直是，無上无上的搗亂事啊！

阿莫斯 諸位，可是，遇見鬼了，他向我借去三百塊現洋錢呢。

阿切密 在我這裏也借去了三百塊洋錢了。

石 (嘆氣) 啊，在我這裏也是三百塊錢。

波不稱 在我同多不稱這裏借去了六十五元您老，還是借的現洋您老，是不错的您老。

阿莫斯 (忽張手衆位，這是那裏說起，實在說，我們怎麼會這樣的不小心呢？

知事 (自擊其額) 我怎麼了，我這老糊塗是怎麼了？愈活愈糊塗了。我作這官也有三十年了，沒有說那個買賣人或是包工的人，能欺騙我的。那些光棍匪徒同那些拆白的慣手，多一半兒都上過我的當。過去三次巡按使，都被我混過！……這一回還說甚麼巡按使！(揮手)那裏是巡按

使呢！ 廢，不提罷……

安娜 安唐，也許是巡按使，他還同馬利亞訂婚了。

知事（心中暗思）訂婚！ 這纔是笑話呢！……他還訂過婚了，還是當我面訂的婚咧！……（憤激）你們看看，你們大家看看，全世界的人，全基督教的，人都來看看，這個知事够多糊塗！ 這糊塗東西，真糊塗到無以復加了！（以拳頭向自己作勢）哎，大頭呀，大頭！ 怎麼把這樣一個混賬東西當了巡按使呢！他現在一路上正車鈴叮噹的在那裏大鳴得意。他把這事還不是到處傳說開去，作為笑話嗎！ 笑話還不算甚麼——怕他還要找一個舞文弄墨的饒舌的人，去作成滑稽新戲呢。把你放在這裏頭，你看這難受不難受！ 把你的真名真姓，真官銜都寫出來，搖頭擺尾的在戲台上這樣一描寫，叫大家看戲的鼓掌歡笑。這都是笑的甚麼？ 不是笑的你嗎？……廢，你這個人呀！……（頓足）我把這些饒舌的，

弄筆墨的人都拿來一刀兩段，才消得我胸中之恨！甚麼著作自由咯，言論自由咯！誰去管那些個！我記住了你們就是！有一天你們若是犯在我的手下，我叫你們化成粉齏！你們給我小心就是！

留神就是！〔揮拳跳脚〕不語久之，直到如今我還是沒有想過來。真是上帝若要罰你，先除去你的聰明。這狂妄種子，那裏有半點像巡按使呢？一點兒也不像呀！就是分釐絲毫也沒有像處呀——大家忽然

嚶嚶：巡按使，巡按使！是誰先說他是巡按使的？啊？答應罷！

阿切密〔張手〕：這事是怎麼發生出來的，就打死我，我也是說不出來。迷霧重重的，其間必有鬼神作祟。

阿莫斯：誰先說的——這不是先說的那人，就是這兩個好漢子！〔指多不稱與波不稱〕

波：嗚，上有天在，那不是我！我想也沒有想到……

多 我慙甚麼沒有說，一句話沒有說……

阿切密 一定是你們了。

陸克 當然，你不記得，你們像發了精神病是的，從飯店裏跑來。「來了，來了，又不給錢……」找着了一件好事了！

知事 自然是你們兩個人！你們是慣於撒謊！本來就是糊言亂語的人！

阿切密 去你們的巡按使罷！去你們的罷！

知事 可惡的，多嘴的，在城內跑來跑去，鬧的大家不安！短尾的老鸛，盡說謊話！

阿莫斯 你們這兩個可惡的髒東西！

陸克 你們這兩個蠢貨！

阿切密 沒有見識的東西們！（衆圍罵）

波 惟天可表，這不是我，這是多不稱。

多 哎，不是，波不稱，那是你先說的那……

波 啊，不是，先說那話的是你。

第末場

中軍 從聖彼得堡奉旨來的巡按使，現在住在飯店裏，命你們立刻去見。

（衆聞上數語，如青天霹靂，大驚，婦女同作驚恐聲，大衆變作木雕泥塑狀。）

啞場

知事張手直立正中，頭向後仰。其妻與女，作傾向知事狀，立於其右。郵務局長向觀戲人作疑問狀，立於其後。再後爲陸克作十分畏意狀。再後爲三婦人與衆來賓，互相倚靠，立於台邊，向知事全家作極可笑狀。阿切密立於知事之右，俯首側耳，作向旁靜聽狀。其後爲審判官揚手微挫，幾及地，唇欲動如將吹哨，又如欲說：「哎呀，又來了啦，在今天！」狀態。

再後爲柯洛不欽向觀戲人臆斜其眼作嘲笑知事狀。再後爲多不緝與
波不緝以手相向，立於台邊，作張口瞪目相視狀。其餘來賓皆呆立。如
是者約半分鐘。幕始閉。

共學社叢書

時代叢書 **進化與人生** 七一册

劉文典譯 著者本生物學的眼光。以觀察人類社會。對於哲學、倫理、教育等問題。均有深刻的批評。其論列今日社會問題處。尤能下公平之判斷。在進化說中。實為標異轍之新著。

史叢書 **現代學術概論** 六一册

梁一著 是書為梁先生所著中國學術史之五種。內分三十三節。將有清一代學術之流變。述及遺。學者得此。於清代學術之原委。可以洞知其大凡矣。

史學叢書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一册

蔣百里著 此為蔣先生游歐時之著作。敘論西洋文化之來源。簡要精賅。讀之足以知歐洲當時文藝復興之情狀。及現代文化之由來。梁任公先生甚重其書。謂為求曙光之路。其價值可知。

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五一册

楊熙初譯 原書為大文豪易卜生所著之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生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及幸福之由來。於各幕中均暗示正當婚姻之見解。

馬克思 **經濟學說** 九一册

陳溥賢譯 原書為德國馬氏派學者柯祖基所著。內容分一論商品之本質貨幣。及資本化。二論剩餘價值。三論工錢與資本所得。為研究經濟史觀者所必讀。

社會叢書 **西洋氏族** 四一册

易家鉞著 氏族為古代之社會組織。由是而演進為家族。為國家。以迄於今日之社會制度。敘述詳明。足備研究社會問題者之參考。

時代叢書 **家庭問題** 四角半册

易家鉞著 家庭問題。實為各種社會問題之中心。本書由輯譯東西名著而成。於家庭沿革。效用趨勢。及女子解放後之關係等。剖斷詳實。文字尤為流暢。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尚 志 學 會 叢 書

<p>革 命 心 理 (角九價定 册二) 書分三篇(一)革命運動之心理的要素(二)法國革命(三)現代革命主義之發展爲法國朋友名著</p>	<p>生 物 之 世 界 (角三元一 册二) 窪勒斯原著述關於動植物之各種事實及理論兼及達爾文所未闡明之生命原因等各種本問題</p>	<p>近 代 思 想 (角一元一 册二) 備述歐美近代十五家思想學說書中各分章節於近代思想推移之迹循月開發能令讀者精神爲之一振</p>
<p>心 理 學 實 用 教 育 原 理 (分五角四 册一) 此書以心理原理述教育之方法參以最近諸學說例證特多</p>	<p>心 理 學 (角七 册一) 付之法及之無遺</p>	<p>創 始 (册二) 柏格森原著爲吾國家生家心</p>
<p>柏 拉 圖 之 理 想 國 (角五元一 册二) 柏拉圖原著用對語體甲論乙駁以發明政治產業教育藝術哲理等問題譯筆亦極明暢</p>	<p>口 論 (角四價 册一) 探歐美學說及婚姻室家制度與中國人口比較爲改良之商榷誠中國人羣進化之南針</p>	<p>新 道 德 論 (分五角二 册一) 本書首述新舊道德之特色次述關於國家之新道德家族之新道德及實業道德</p>



027:-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13460 書號 879.55
Acc. No. Call No. 156
: 1

俄國戲曲集

第一種	巡按	賀啓明譯
第二種	雷雨	耿濟之譯
第三種	村中之月	耿濟之譯
第四種	黑暗之勢力	耿濟之譯
第五種	教育之果	沈 穎譯
第六種	海鷗	鄭振鐸譯
第七種	伊凡諾夫	耿式之譯
第八種	萬尼亞叔父	耿式之譯
第九種	櫻桃園	耿式之譯
第十種	六月 <small>并附條</small>	鄭振鐸譯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再版

(俄國戲曲集一) 巡按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歌郭里

譯者 賀 啟 明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瀘縣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